

卷
八

第三十七回

秋水伊人偷彈閒淚

春風楊柳忽動歸思

第三十八回

揮盡黃金始悟愛憎

吟殘白紵又歌離別

第三十九回

東南孔雀一別三生

西北高樓人間天上

第四十回

魂銷南浦多士離都

腸斷西陵美人抱屈

第三十七回

秋水伊人偷彈閒淚

春風楊柳忽動歸思

二人走到街上，名達望着當空的皓月，長長的歎了口氣道：「東坡詞云：『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余夫人的處境，也煞是可憐呢！」唐卿笑道：「上次芷青來到巴黎，曾對你說起一個笑話沒有？」名達問是那個笑話？

唐卿道：「還有別的笑話嗎，無非是余夫人的罷咧！據芷青說：他雖已提出離婚，對於余夫人仍是有說有笑，和從前一樣，這絕對的

是友誼的關係；余夫人却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爲他還未忘舊情。有一天晚上，他在余夫人那裏談到了十一點鐘纔去，臨走的當兒，余夫人深深的注視着他道：「夜已深了，你住得又遠。他道：我雇輛街車就是了。余夫人又望了他一眼，拉着他的袖子道：你不走也罷了。說着低下頭去，甚是羞慚似的。當下他搖了搖頭，拔步就走，余夫人就哇的哭了出來，你想那不是笑話嗎？」

名達道：「余夫人原不漂亮，芷青也太免太刻薄了。就是余夫人曾說着這些話，芷青也好意思聽嗎？」唐卿道：「究竟你宅心忠厚，我當時却很替芷青表同情呢。」

名達道：「本來芷青宅心太險，他到了巴黎，天天到余夫人那裏去，不是攜手偕行，便是同車而馳，今天大劇場，明天博物院；在不

明真相的人看起來，還道是一雙兩好的夫婦，誰疑惑他倆是藕絲似的姻緣呢！余夫人究竟是婦女，原沒有離婚的存心，在這將斷未斷的當兒，有着拉攏的機會，豈有不委曲求全之理！上了芷青的當，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人家引爲笑柄，余夫人更是難堪了！」

唐卿道：「那時我又問過芷青，說他既要離婚，何苦又替他的夫
人養了兒子？芷青答道：那原是夫婦間例行公事，誰有養兒子的存心呢！況且當時似乎還有維持之可能，現在是絕對的不可能了。」名達道：「這句話倒是實在的，記得金聖歎也曾說過這句話，但是芷青總未免有爲德不卒，嫌罷了。」

唐卿道：「將來二個兒子，到難處管咧！」名達道：「在他們原很爲難，在美國就不成問題了。我從前在美國聽見一位協議離婚案，

夫婦倆裏面一個孩子，一輛汽車，仲裁人把孩子歸給婦人，把汽車斷給男子，那婦人不依；最後用着極端的辦法，纔分派了。」

唐卿笑道：「這恐怕是個笑話罷，難道美國人這樣的沒有天性嗎！」名達歎道：「求天性于生活競爭的國家裏，真如緣木求魚了！」說着，已到名達的寓所，唐卿就即告別。名達道：「且慢，你剛纔不是說有一件事和我討論嗎？」唐卿笑道：「已討論了，我們明天見罷。」說着，就即舉步而去。

名達走入寓內，見自己的臥室裏，隱隱有着笑談的聲音，推門進去，原來媽鳳伴着八中和英兒說笑。名達先笑着去握英兒的手道：「不曉得你們來到，失迎得很！」英兒也笑道：「說那裏的話，我們因貪着月色，在街上玩會兒步，經過貴寓，人中就要進來，道謝昨晚

的盛宴；不道你不在着，我們原要走的了，你的嬌鳳姑娘，却把我們留住，說說笑笑，就挨到現在。」名達操着中國話向人中道：「昨日今朝，大不相同，居然我們起來了。」人中道只是笑着不答。

嬌鳳起身道：「正主來了；我便告退了。」英兒也立起來望着人中道：「本來也是我們回去的時候了。」名達阻止笑道：「到我回來的不是了。」

人中道：「我順便來聽你，却還有件旁的事和你接洽，前次不是夏望雲說的克利尼博物院裏有着郎特留的模形嗎？我們來了巴黎這許久，這種地方，也應去觀光觀光，明天你如有暇，和我同去可好？」名達想了想道：「後天罷，明天我還有他約咧。」人中道：「那也很好。」當下別去，嬌鳳攜了英兒的手，送至門首，殷殷訂着後會。

第二天，人中忽然想起林玉嘯好久不見了，他天天全着柯玲夫人胡鬧着，也不是事，趁着好天氣，帶着英兒到鄉間去走一趟也好。想着，就對英兒說了，英兒也甚歡喜。吃了早點，相將乘車來至方登南泊蘿，二人攜手步行着，沿途賞覽風景，只見三三兩兩的小鳥，輕情迅疾地在蒼翠的樹林裏飛來飛去，人在樹叢中行走，好似穿着綠弄一般，頗覺心曠神怡。行了不多時，就到了柯玲夫人的住宅，侍女出來應門。人中說是來瞻林玉嘯的，侍女就引導着進去，一面却低低的說道「密歇害着病哩。」

人中暗暗的吃了一驚，來至玉嘯房裏。只見玉嘯披着晨衣，呆呆的坐着，兩只眼睛看住了壁間掛的柯玲夫人的放大照相，口裏顫動着，好似和人說話一般，面上白得一些血色也沒有。人中不待侍女通

報，走到玉嘯面前道：「怎麼幾天不見，你就顛領到這般模樣了？」

玉嘯聞言，轉了轉眼珠，見了人中，依然坐着道：「人中嗎？你怎麼今天纔來？」一眼瞥見了英兒，問道：「這又是誰呢？」人中道：

「英兒咧！難道你不認識她了？」玉嘯苦笑有點點頭道：「我想起來了，那天我們還在克利治裏跳過舞咧。」頓了頓，又道：「今天你們來了很好，可惜我病着不能陪着你們玩。」

人中道：「你幾時起病的？柯玲夫人怎麼不見呢？」玉嘯聞言，淚如雨下，嗚咽着說不出話。人中和英兒摸着頭腦，都怔住了。人中又問道：「你的病究竟是怎麼起的？」玉嘯又嗚咽着半晌道：「我的病是她嫁的那天起的。」說着，乾咳了一陣，又哭了。

人中驚道：「怎麼？柯玲夫人嫁了，是幾時的事？」玉嘯忍着淚

道：「說來話長咧，我想不到她竟這樣狠心，瞞着我丟嫁別人！我不恨別的，祇恨我自己爲什麼是個中國人，不是法國人或是白種人。那天晚上，無端的房間裏一面鏡子碎了，我就想到不是是，現在果然應了。」說到這裏，又哽住了。

人中道：「她既已嫁了，你還胡想些甚麼？你倆究竟不是夫婦呀！」玉噙噙着淚道：「你不曉得我們倆的愛情，比夫婦還要進一層咧！」人中道：「這又奇了，既是如此，她爲什麼又去嫁別人呢？」

玉噙道：「因爲我是中國人，臨嫁的前一天，她還和我討論着這點：她說白種人和黃種人結婚，養出來的兒子，都是不好的。饒是我把優生學的學理和事實詳細地說明，他始終不肯相信。第二天她就瞞了我偷偷的在巴黎結了婚，當晚乘着車到瑞士去渡蜜月旅行了。過了

一天，纔接到了她的信，說着許多抱歉的話。我讀了以後，好似平空地起了一個霹靂；接着就昏昏沉沉睡倒了！昨天剛纔清醒了些，計算起來，我已病倒五天了。唉！總怪她從前待我太好了，現在雖是嫁了，我還不能忘情；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最後我的感慨，將無已時的了。」說着，又去拭淚。

英兒坐在一旁，雖不懂玉說些甚麼，看他傷心落淚，已臆料了八九分，到也怔住了。

玉又歎了口氣，指着壁間的照相道：「你瞧這張小影，還是她臨嫁的前一天，從她的客廳裏搬到此地的，那甜媚的笑容，教我如何忘得了呢？我倆在最近的過去，熱度已達了沸點，雖不曾正式的結婚，却早明目張膽地不知顧忌了。她除了上巴黎以外，總是整日整夜

地陪伴着我；就是在這間房裏，黃昏月上，綉帳夢酣，正不知照過我倆幾多回的並頭雙影，現在形單影隻，又那堪回首前塵呢！你瞧！」說着，指了指窗下几上一個膽瓶道：「那邊瓶裏不是她親手插的康南甸嗎？現在已是和她一般殘花狼藉了。唉！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我真無可自解了！」人中無可慰藉，也陪着歎氣。

玉嘯又道：「臨嫁的前一夕，她倚在我的懷裏，嚶嚶啜啜的泣着；我問她好端端的哭些甚麼？她搖着頭不說。禁不得我追問着，她只說對我不起。我又問她對我不起甚麼？她說我將後自然知道。現在想起來，那時她已明白地告訴我了：我懵懵懂懂的不做理會，實是辜負她一片心了。」

人中道：「你不要說小孩子話了，她既存着心去嫁別人，就是你

知道了去阻擋她，又濟得甚麼事呢？況且在臨嫁的前一夕，還來得及阻擋嗎？」玉嘯歎道：「我原曉得阻擋是無益的，不過作着萬一之望罷了！可是她對我還有戀戀之情，是沒有疑問的。」

人巾道：「那原不錯，你現在這樣傷心着，無非爲着她還有戀戀之情；但是她負着你，那是無可爲諱的，你也醒醒罷！」

玉嘯道：「我又何嘗不是這樣想呢！我又何嘗不恨着她呢！但是恨不敵愛，教我還恨她些甚麼呢？」

人巾道：「這且不說，她究竟怎樣嫁人的？嫁的又是誰呢？」玉嘯道：「就她的來信，和侍女的口述，猜測起來，大約她這次嫁的就是她說的哥哥。」人巾道：「怎麼說，兄妹也好成婚的嗎？」

玉嘯道：「她和我說是他的哥哥，誰又知道她是真的是假的？當

我還不會和她發生關係以前，我曾見着他倆並坐着喝酒接吻；嗣後所謂哥哥也者，又見了一次，他還介紹我和那哥哥見面握手，當時所報的名是羅培，現在她的信裏具着羅培夫人的名，當然非此君莫屬了。

至于他倆如何戀愛，據侍女說，她常常到巴黎去，就是爲此。有時那廝也到這裏來瞧她，她叮囑着侍女們不要告訴我。她原是在我的房裏時候多，有時他回到自己房裏去，總是推着洗澡換衣服，不許我進去，我又那裏窺破她的行藏？她欺瞞着我，到還罷了，只恨那廝無端的闖到她的心坎裏去！」說着握緊了拳頭，忽然把沙發拍了一下道：「把那廝殺了，方消我胸中之氣。」

人巾道：「那又小孩子的話了，你殺了男子，有什麼用？她不是說過，凡是中國人不嫁的嗎？你要曉得女子變了心，是沒奈何的事，

說謊又是她們的慣技。她玩着你，你也玩着她就罷了，這樣婆婆媽媽的，算做什麼呢？現在她既已嫁了，你也窺破她了，你還住在這裏自悲自歎地怎的？難道還要看他們蜜月旅行回來，一雙兩好的情景嗎？」

玉嘯道：「誰希罕住在這裏，我不是病倒了，我早已搬去的了。她去的時候，曾叮囑着侍女們不要讓我搬去，至少要待她回來了以後再搬，你想這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嗎？」

八中道：「女子原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她有情理也罷，沒有情理也罷，你搬你的就是了！看你的情形，雖不是甚麼險症大病，靜養却還需些時日，我今天就替你在就近找個清靜些的邦西洪可好？」

玉嘯歎道：「方登南泊羅我終不願意再住了！從前爲了羅茜，拋

了許多無謂之淚，現在又多了一個傷心的痕迹，我何能不觸景生情呢？罷罷！請你明天替我在巴黎找定了一個醫院罷。」

人中道：「你真的太富于情感了，你和羅茜又沒有什麼關係，那些眼淚，不是流得太不值得了嗎？」玉曠道：「我還顧不得不值得呢！他要流出來，教我阻止得住嗎？」

英兒到此更忍不住了，發着嬌音道：「密歇林也不要悲切了，情場裏的得失，和投機場裏的得失，原沒什麼分別；你病好了以後，重整旗鼓，重來一下罷。」玉曠聞言，苦笑着道：「多謝盛意，可是我在創鉅痛深之餘，已是望弦而驚的了，更說不到重整旗鼓再接再厲的話。」英兒也覺黯然。

人中瞧了瞧手錶，見長短針都指在十一點上，站起來道：「我們

還要回巴黎用午餐咧，用了午餐，替你找個醫院，再來知照你就是了。」玉嘯道：「你倆就在這裏用午餐罷，我現在覺得鬆快了些，大約剛纔的談話，把數日來的鬱積多嘔出來了，我們再談會兒罷。」人中點了一點頭道：「也好！」

當下人中見檯子上放着一盒雪茄，就拿了一枝。玉嘯見了，又歎着氣道：「這再是他送我的呢，不道煙還不會吸完，送煙的人已遠去了。」說着，低吟道：「美人已屬沙吒利，誰士今無古押衙！」

人中燃着雪茄，噴了一口道：「你要我去做古押衙嗎？」玉嘯搖了搖頭道：「古押衙也沒有口處的了。」又望了望英兒，問道：「她呢！張大^天常有信來嗎？」人中道：「英兒嗎！我便是他的沙吒利了。」說着笑了。

玉嘯微微歎口氣道：「我已聽到了這些，但是你又何苦來呢？」
人巾道：「原是的，現在只好做到那裏是那裏了。」玉嘯又問了些童
益達胡名達李愛白袁爾梅夏望雲這般人的近況；人巾把所曉得的一一
告訴了。

不知不覺已是午餐的時候，玉嘯勉強着也陪吃了些。吃畢，玉嘯
頻頻打着呵欠，像是疲倦要睡的樣子。人巾道了幾句珍重，就攜着英
兒告辭。

在着車上，英兒問起玉嘯和柯玲夫人的詳情。人巾說了，英兒歎
息着道：「他從前不是還爲着一個素昧平生的小姑娘哭得死去活來
嗎？」人巾道：「可不是呢，剛纔他還提起着，可惜他的情感用在巴
黎女子的身上，未免太不值得了！」

英兒撇了一眼道：「難道巴黎女子都一些也沒有情感的嗎？」人
中笑道：「那原不能一概抹煞，我們所遇到的，有幸有不幸罷了！像
你就是極富情感的女郎，否則你也不致爲我流了許多眼淚了。」

英兒道：「我原是富于情感的，却恐你將來變心罷了！」人中笑
道：「我如果變了心，你又怎樣，恐怕不見得像林玉曠般癡癡癩癩
罷！」英兒泫然道：「你如果變了心，我便是個死。」人中道：「那
張大保不是要死了嗎？」

英兒道：「那不是我變着心，是他先變了心的。」人中道：「張
大保變了心，你又怎麼不死呢？」英兒哼了一聲道：「他呢嗎？我值
得嗎？老實說罷，我自始至終，和他沒有一點兒情愛的；你想我倆只
見了幾次的面，談不到一句的話，他能會意于無言；我却沒有這樣的

聰明啊。」人中道：「原來你哄着他玩的，那又何必和他訂着婚呢？」英兒道：「還不是爲着你嗎？現在果然如了我的願，但願我倆一輩子斷守着才好。」說着，車已到了，二人下車步行。

人中就問在巴黎那個醫院最清靜？英兒道：「上等的還是普通的？」人中道：「當然是最上等的。」英兒道：「那還是私家醫院罷。」人中道：「也好，我們現在就去看定一個可好？」英兒答應着。

人中就要去雇街車，英兒笑道：「轉個灣就是了，還坐車呢！」人中也笑道：「你不說我那裏知道？」英兒又笑道：「我不說你不好問的嗎？」人中道：「有時間着你，却碰你的頂子了。」英兒含着薄噙翻了人中一個白眼，二人轉了個灣，果然到了，人中見門前掛着一

方培德教授私家醫院的銅牌，房子的外觀，甚是堂皇，四圍的環境，也還清靜，便道：「好可是好，不知醫生的手段怎樣？」

英兒道：「你不見銅牌上教授兩個字嗎？教授的頭銜，要比博士強得多咧！法國的醫學教授，至多不過四五十人，身分的高貴，就可想而知了。」人巾道：「那也罷了！玉嘯原不是甚麼大病。」說着，已按了門鈴，即有一個穿着白衣的看護婦出來開了。

英兒向那看護婦遞了來意，那看護婦就引導入內。人中打量那看護婦，見是個鵝顏鶴髮的老婆子，走入裏面，她纔說培德教授不在。人中問養病房可否先瞧一瞧。那看護婦道：「房間却還有一個，可是要二百法郎一天，醫藥費在外。」人巾吐舌道：「怎麼這樣貴，一面却跟着那看護婦上樓。到了房裏，見一椅一几一榻之外，並沒別的佈

置。

那看護婦道：「我們這裏自比別的醫院貴些，要曉得培德教授是當今法國的名醫咧。」人巾道：「那我原曉得的，可是我先得了我那朋友的同意，纔好定奪。」那看護婦道：「那也很好！但是明天給別人定了去，那就沒有第二問了。」人巾道：「我趕快開了來，給你回報就是了。」

當下道了擾出來，對着英兒笑道：「這種醫院，要二百法郎一天，就是玉嘯不肉麻，我倒要替他心痛了；況且玉嘯也不見得合意的，他見了樸實無華的病房，和老態龍鍾的看護婦，不病也就病了。」英兒笑道：「那不是旅館呀，病院都是這樣的；公立醫院裏的看護婦，都是修道院裏的姊妹，那就比她更覺可厭了。」

人中道：「玉嘯的脾氣如此，我們還是再找一找別個罷。」英兒道：「要合他的脾氣，只好找那變相的病院了。」人中道：「什麼是變相的病院呢？」

英兒道：「所謂變相的病院，就是假着病院之名，行那旅館之實；房間的陳設，不要說是富麗燦爛的了，就是看護婦的裝飾，也是窮奢極妍，而且個個是年輕美貌，都是揀選而來的。不過醫生的學識和手段，却有些靠不住了。」人中喜道：「那就很好，但是他們是甚麼用意呢？難道旅館的營業，比較的不正當嗎？」

英兒道：「你有什麼不知，巴黎旅館多是藏垢納污之所，平日警察極爲注目，所以上等社會的人，都不敢借重旅館。那變相病院的目的，端是供一般大人先生去消遣的；其實他們的消遣，都是出于法律

之外，不得不避着警察的耳目。」

人中道：「這種情形，你怎麼曉得這樣詳細呢？」英兒道：「我有一個女友，曾在一個變相病院裏做過看護婦，她對我這樣說，其實我何曾親自去過呢。」人中道：「裏面究是些甚麼玩意兒？你可知道？」英兒道：「大約非嫖即賭，非賭即煙罷了。」人中道：「法國人也有吸鴉片煙的嗎？」英兒笑道：「多着咧！報子上不是常常揭載着警察破獲煙窩的新聞嗎？」

人中笑道：「變相病院裏的嫖，不知又是怎樣嫖法？」英兒道：「那我可知道了。」人中道：「難道你的女友不曾把裏面的詳情告訴你嗎？」英兒道：「我們女孩兒家，那裏談論到這些。」中道：「那賭呢？」英兒道：「我于賭博，是門外漢，更知道了；據我的

女友說，賭客是變相病院所最歡迎的，大約他們的報効來得隱隱露了。」

人中笑道：「這種地方，配不配玉嘯養病，且不要說；我既知道了，到要去見識見識，你就同我去瞧一瞧罷。」英兒瞋了一眼道：「我雖聽見人說在巴黎這種變相病院很多，可是這些病院在甚麼地方，我却不知道。」人中笑道：「那你的女友做着看護婦的那個呢？」英兒道：「那是過去的事，她早已不做的了。」

人中道：「就是這樣，那個病院的地址，你總該知道了。」英兒道：「我確實不知道，就是知道，若是沒有出入證或是介紹信，內幕的真相，也是無從探訪；何況這種危險地方，不是你應該去的呢！」

人中笑道：「你猶恐我到那邊去胡調嗎？這也未免總總過慮了！」

况且既有這種所在，一問老巴黎，就可探聽得出，你又何苦諱莫如深呢？」英兒道：「無論怎樣，我不許你去，你敢去嗎？」人中笑道：「我去了怎樣？」英兒也笑道：「我曉得你不会去，所以這樣說着玩的。」

人中道：「罷罷！談論着變相病院，到把真真的病院擱下了，現在請你再想一想，還有別的價廉物美的醫院嗎？」英兒道：「那多着呢，我們沿途留意着罷。」

當下又找了數家，不是嫌那環境太惡劣，便是嫌那病院不清靜，不是嫌那價格太昂貴，就是嫌那看護婦太討厭，最後在香蕊裏隧那面一個海格兒養病院看定了。人中就從院裏發了一封快信給玉嘯，約定了第二天來到方登南泊羅照料一切。當晚打了一個電話，通知了胡名

達，請把參觀克利尼博物院的約順延一天。

次日人中侵晨起來，就獨自來到方登南泊羅，玉嘯還不會起身，人中坐候了會兒，玉嘯纔張開眼來，見人中已來了，笑着道了歉。人中問可好了些？玉嘯道：「一陣酣睡，到把病魔退去了十之七八了。」人中道：「那你還有住院的必要嗎？」玉嘯道：「就是不住院，此處總是遷地爲良的了。」

人中道：「我昨天已替你定好了一個醫院，你要進去就可進去，房間甚是清潔幽雅，看護婦也很溫和美麗，你住了進去，保你滿意。」玉嘯道：「醫院裏的房間總是清潔的，看護婦美麗不美麗，到不成問題，我現在已是入定的老僧了。」

人中道：「美麗的看護婦原可不必，面目可憎的，實在我見猶

怕；至于房間的清潔不清潔，到不盡然，說着就把昨天的經驗和英兒說的變相病院的情形說了一遍。」

玉嘯聽到賭窟的黑幕，便問道：「應子固創辦的麻雀學校，你去過沒有？」人巾道：「我也淡忘了；不曉得後來他們會進行着沒有，下次遇見了袁爾梅，到要問他一問咧！」

當下玉嘯就披衣下牀，梳洗一番，容光比昨日已好了許多。又教侍女端進兩杯朱古力和幾片麵包，人巾也陪着吃了些。玉嘯道：「我今天雖覺健爽了些，總還是懶懶的，料理一切，又是很麻煩的事，醫院裏明天搬去罷。」人巾道：「那也不要緊！至于料理的話，我本已預備着全天的功夫來幫你的忙，你有甚麼差遣，吩咐罷了。」

玉嘯謝了，笑着道：「你我是好友，到還罷了，累得英兒寂寞寡

歡，實是說不過去。」人中笑了笑道：「怪不得從前柯玲夫人未曾嫁人的時候，總見不到你上巴黎來，原來你終日在閨房廝守着咧。」玉嘯聞言，忽又流下淚來，接着長歎了一聲道：「正惟從前太密切了，纔有現在的悲痛，你要把我當作車之鑿纜好。」

人自悔孟浪，又引起了玉嘯的傷心，混過去道：「不談這些了，我們來收拾收拾罷。」玉嘯依言，吩咐侍女們幫着料理。

侍女們道：「密歇搬去了，馬特姆回來教我們怎樣交代呢？」玉嘯憤懣着道：「我搬就搬，又不曾短少她的房金，你們說這些話怎的？」侍女們道：「不是呀，馬特姆吩咐我們留着密歇不要搬去咧！」

人巾道：「不關你們的事，密歇留着地址便了。」說着，就寫明了醫院的地址，遞給侍女。又回頭向玉嘯道：「你所置辦的什物，怎樣辦

呢？」玉嘯道：「放着罷！我拿了去也不合用。」侍女們不敢再說什麼，把行李整理着。

人中又恐玉嘯勞動了，教他躺着。玉嘯也覺支撐不住，就躺在沙發上閉眼養神。將近晚餐時候，方纔整理完畢。人中告辭的當兒，問道：「明天我可要來？」玉嘯道：「自然要來的！你不來做引導，教我那裏去找那醫院呢？」

人中答應了，忽又記起玉嘯的汽車，問道：「你的行李用着汽車裝載嗎？」玉嘯想了想道：「汽車夫早已辭去了，如果明天再健爽些，我自己開機便了。」

人中回到寓裏，見英兒正坐着寫日記。二人雖只別開了半日，見了面却有說不出的親熱。英兒把當日所做的事說了，人中也把幫助玉

嘯的工作報告了。剛要出去晚餐，胡名達來了。人中笑道：「明天又不能踐約了，就把玉嘯要進醫院的事說了一遍。名達道：那我們將來再約定一個日子罷！好在博物院沒有什麼變遷的。」又談論了一會瑣事，也就別去。

第二天人中又偕全英兒來至方登南泊蘿，玉嘯見了，道了許多費神多謝的話。人中見玉嘯果然健爽了許多，甚是歡喜。玉嘯道：「我的行李已搬到汽車上去了，汽車夫也已臨時雇了一個，我們就此走罷。說着，賞了侍女們每人一百法郎，侍女們謝了又謝。人中扶着英兒先跨上了汽車，玉嘯也就坐定，車夫開動車機，便風馳電掣般的去了。何消一刻，已到香蕊裏隱，汽車便在醫院門前戛然而止。

人中和英兒伴全玉嘯入內，看護婦就把玉嘯在預定下的房間裏安

頓就緒。却巧那天沒有別個就診的病人，不多會兒，醫生進來診視，問了問病的情狀道：「你竟沒有什麼病象，不過神經衰弱些罷了！大約受了刺激的緣故，靜養幾天，吃了些安神的藥，就可完全恢復了。」說着，叮囑了看護婦幾句話，就即出去。

人中和英兒又幫着把玉嘯應用的物件，一一檢點出來。玉嘯道：「我的汽車一時沒有用處，也沒處寄存，你去用罷！如果有人要買，你替我做主賣了也好。」人中心想了想道：「也好！就是這樣辦罷。」又坐了會兒，人中和英兒就坐了玉嘯的汽車回去。

自後人中和英兒一天，來瞧瞧玉嘯；許多玉嘯的相識，一聞得玉嘯病了，都來探視，探視的當兒，又把柯冷夫人的事，問長問短。玉嘯不得不從頭至尾說一番，賽事實提，不免又添上些新恨，五六天

下來，玉嘯的病象，並不見有起色。

有一天，人中又來訪視，玉嘯歎道：「自從到了巴黎，學問一些沒有求得，金錢到化了不少，又買得一身顛頓，滿腹牢騷，究是何苦來呢？現在覺悟也嫌遲了！」說着，泫然欲淚。人中勸慰着道：「我們正在青年，何必說着頹唐的話，既往不諫，來者可追，這一次的經驗，安知不是此後奮發的基礎呢！」

玉嘯又歎道：「還說什麼奮發咧！我現在不希望別的，只希望我的病完全恢復了，便可束裝歸去；俗語說得好，出門千里，不如在家一日，就是你今年春季完業以後，也好準備歸計了。」人中歎道：「你說的也是，我本想到德國去考察了戰後的情形以後，就在漢堡搭船回國，不道英兒一來，就給她勾留住了。」

玉嘯道：「看去英兒對你不肯輕易放過的，你又不能和她結婚，你倆的將來，不知伊于胡底咧！」人巾道：「那也只好隨機應變的了！不過你要回去，我就和你全去也使得。」玉嘯微笑着道：「瞧着罷！我有十分的主意，你却只有五分咧！」人巾忙問這話怎講？玉嘯尚未回答，聽得門上彈指的聲音，便答應了一聲「盪脫雷。」不知來者是誰？且闕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揮盡黃金始悟愛憎

吟殘白紵又歌離別

人中見推門進來的是袁爾梅，便起身讓坐。玉嘯微笑道：「勞駕得很，恕我躺着不起來了。」爾梅忙道：「好說！不是剛纔童益達和我說起，我還不知道你在這裏養病咧！」

玉嘯道：「我原沒有什麼病，趁此在這裏收一收心，到也很好；你們的麻雀學校，進行得怎樣了？」人中也道：「真的，應子固和你合辦的麻雀學校，進行得還順利嗎？」

爾梅道：「快不要說了，我上了應子固的當，一萬法郎的本錢充數不算外，還替子固陪累了三五千法郎；現在學校關門，校長逃走，我還給人說笑，你說冤不冤呢！」說着，又恨聲的道：「應子固那廝，簡直不是人類。」

人中忙問怎的？爾梅道：「當時我和你商量，不是你勸我審慎着嗎？不道我利令智昏，便貿然答應了他；其實也是子固日夜慫恿着，使我推辭不得，現在事後想起來，悔不聽老兄之言，致有今日！」

頓了頓，又道：「當子固對我說的時候，五萬法郎的資本，說已是籌足了四萬五千，只要我投入五千，便可開辦；我答雖答應了，却要把他從前在蒙鐵卡羅借我的五千法郎，充作資本。子固懇求着道：

「從前所借的，原應歸還，可是我現在手頭很拮据，白朗夫人從美國

匯來的款子，我又不能動用，就是自己所投的一萬法郎資本，還是向各處湊集的，如果你要充數起來，那學校的大局，就坍塌了。」我躊躇着不肯答應，子固幾乎要哭出來。最後他道：「你如果信不過我，把我的資本當作押款就是了。」我見他說得這樣窘迫，心裏不免起了疑惑，只得推着說自己也沒有多大款項，待想了個法兒再說，他沒法兒纔去了。

第二晚，他和白朗夫人就請我和賽兒到他們的寓裏去赴宴，白朗夫人又幫着他向我求懇，要我無如何幫他一個忙。賽兒不明真相，聽他們說得天花亂墜，也慫恿着我多投些資。我給他們包圍了，只得簽了五千法郎的支票給他。嗣後他們就拉着我同去籌備，我謝絕了。過了一星期，他來通知，說已籌備舒齊，我就很熱烈地盼望着早

日開幕。不道我跑去一瞧，頓時使我心灰意懶。原來那租賃的房子，甚是簡陋，裏面的陳設，也甚草率；不但和原定的計劃大相逕庭，就是和貧苦學生的寄宿舍，比較起來，還覺稍遜一籌！那地點又是在拉丁區的輪備斯街，是下等社會聚集的地方。至于器具，除了一付半新半舊的麻雀牌以外，更無別的；種種開辦費估計起來，還不到五百法郎，我當時就表示很不滿意。

子固却說得好道：「我們這種營生，原是違法的，靜僻的所在，纔可避免警察的耳目。至于房子和器具，因陋就簡，也是沒法的事。因爲在那靜僻的區域裏，找不到好的房子；如果我們營業發達了，有擴充的可能和必需，便可移到繁盛些的地方。發軔之初，只好將就將就的了。」

我又問他這種地方，對於學生們和主顧們，有吸引的可能沒有？
子固道：「好賭的人，原不爭論這些，我們用的是活動廣告，只要兜攬幾個，其餘便開風雨來了。」

我又問道：「難道這些設備，需費到五萬法郎之鉅嗎？」子固答道：「那原值不到五萬法郎，但是我們的本錢，吃重在配籌碼，所以不得不充分的預備着；因為有許多好主顧，輸了錢一時現錢不便，不能照付，不得不替他墊上一墊，在贏家方面，却不可失着信用，以失招徠。好在這種放賬，決沒有危險的。」子固一派鬼話，我竟無以難之。

開辦了以後，我又去了幾次，學生願安承教的，一個也沒有，只有賽兒和白朗去人，做子固的衣鉢弟子；賭客方面，多是些下等社會

人物；所謂紹紳豪商，閩閩名媛，一個也不會見過。那些下等社會人物，非湘人也，有，安南人也，波蘭人也，法國人也，他們賭的，不是麻雀，却是紙牌，輸贏雖不甚大，賭品却甚不正；少有出入，不是破口便罵，就是動手相打。

至于那付半新半舊的麻雀牌，到是晝日晝夜沒有空的；因為這是國粹，中國留學生又甚保重國粹，此去彼繼，俾晝作夜，累得那一百三十六位竹骨將軍，疲于奔命。

我見此情形，便不高興再去，叵耐賽兒那時，對於麻雀有特殊的嗜好，沒事的時候，總纏着我同去。我沒奈何只得陪同而去，去了賽兒就不肯不過一過癮，我累得乏了，有時就先行回來；後來索興讓她單獨進行了。幸喜白朗夫人！總是天天在着的，否則賽兒一個婦女，

雜在一般男子中間，呼雞喝盧，又算得什麼呢！

後來一個黑人，因在紙牌上作了弊，給一個安南人觀破了，就嚷了起來，一般法國人也附和着；那安南人壯了聲勢，就動着蠻打了黑人一下。那黑人那肯相讓，回敬了那安南人一拳。有許多的賭客，大動公憤，摩拳擦掌，望着那黑人打去。可是那黑人也有他的同黨，見那敵人方面下了總攻擊令，也就拚着死活對壘起來。

一片喧嚷，早驚動了站崗的警察，警鈴一鳴，警察畢集，破門而入。那時屋內的器具，已打得七零八落，多數的賭客，也打得血肉模糊，見了警察，一個個束手就縛。幸喜子固和白朗夫人，早已避開，賽兒那晚却巧不會去，所以他們都沒有嘗着囹圄滋味。

當晚子固就來找我，把這件事報告了。我大驚失色，問他怎樣

辦？他很鎮定的道：「一走罷了，還有甚麼辦法呢！」我道：「你走到那裏去？」子固道：「只要離開巴黎就沒事了，事不宜遲，我今晚就要動身；所有的本錢，都在那裏，眼見得都好處警察的了，你可替我設法三千法郎，以作盤纏嗎？」

我那時氣極，憤憤的道：「你走你的，那裏說出要我出盤纏的話？那禍又不是我闖下來的？」子固冷笑着道：「你是大股東呀！不要你出盤纏。要誰出盤纏呢？」我作色道：「這干得股東甚事？况且股東又不是我一個，纏着我怎的？」

子固又冷笑着道：「哼！干得你甚事，好風涼的話！我如果逃不了，給警察找去了，恐怕你也脫不得干係吧！你也是漂亮人物，奉勸你識得些罷。」我聽了氣得說不出話，子固却聲色俱厲的迫着要錢。

我沒奈何，只得先給了他一百法郎，好教他在旅館裏住一晚；其餘的錢，明天到銀行裏取了來送去，當晚我就整整的氣了一夜。

第二天如約送着錢去，他還高臥未起，見我來了，殷勤得了不得；又請我到白朗夫人那裏去遞一封信，說自己恐被警察注意，不便前去。其實他豈不是什麼要犯，警察不見得緝捕得這樣厲害，他實在無顏再見白朗夫人的面罷了。我本也要向白朗夫人探聽着這事的內幕，便答應了他。他就把這信交给了我，還說了些諸多抱歉容後圖報的話。

我到了白朗夫人那裏，見白朗夫人兀自坐着滴淚，見我進去，就問我見着子固沒有？我道：剛纔見過的。白朗夫人露了笑容道：「那就謝天謝地了！昨晚的事，子固想已告訴了你，我這道子固也給警察

抓了去呢，等候着一夜，心裏兀自別別地跳着，現在他躲在什麼地方？怎的不回來？」

我道：「他這時恐怕已離開巴黎了。」說着，就探懷把子固的信遞了過去道：「他還留着一封信給你呢！」

白朗夫人拆着讀了，見她讀的時候，愁眉雙蹙，就曉得不是什麼好消息。讀到末了，她咬緊着牙，說了聲狠心的，就不禁珠淚雙垂，倒在沙發上嚶嚶啜泣起來。

我呆了呆，問她怎麼了？他抽噎着道：「累成我這個樣子，他到逍遙自在的走了！他信裏說這裏不使再住下去，猶恐給警察偵查出來，教我自己設法。他既曉得大禍臨頭，也應替我想一想，我究竟是孤弱的女子呀！」說着，又哭了。

當下我已明白了子固的行徑，對於白朗夫人，動了惻隱之心，便勸慰着道：「既鬧了事，你自己不得暫時搬開。」白朗夫人道：「我現在那裏有錢呢！」我道：「你有不便的地方，我帮你個忙就是了。」她道：「我那裏敢求你帮忙呢！況且這裏的房金，已有二個月沒付了，至少要有二三千法郎纔行。」我道：「這算不得什麼，你現在就整理一下，搬了開去就完了。」

白朗夫人聞言，很感激地緊緊的和我握了握手，淚珠兒不由撲簌簌的流下來。一面整理着，一面訴着苦道：「我的貴重衣飾，多給他化完了，現在只留着破殘的東西，那狠心的，害得我好苦呀！」

一會理畢，我就替她付清了房金，帶她到一個小旅館裏住下。我又給她五百法郎，教她留着另用。她收着又哭了。我勸慰了一番，問

道：「你倆在蒙鐵卡羅不是還很富裕的嗎？怎的不多幾天，就這樣窮追了？」

白朗夫人道：「我的錢，多是給他在蒙鐵卡羅賭去的；回到巴黎，他却推三阻四的，說是家中的匯款未到，要我把衣飾暫時變賣了度日。我一時沒主意，也想不到他這樣狠心，就依順了他。不多幾時，又化盡了，他便異想天開的組織麻雀學校，要我幫他的忙，向你鼓吹。我也沒法，替他極力拉攏，現在想起來，我竟很對不起咧！其實那時的資本，那裏有五萬法郎，就是你投的五千法郎，却有一半給他去償舊欠了。現在鬧出事來，他原自作自受，累着你也蒙着鉅大的損失，受了不白的冤枉，真是殺不可赦！將來我若遇到了他，不拚個他死我活，我也不成爲美國人了。」

我又問她怎樣和子固拼搭上的？在美國還有甚麼人？她便詳詳盡盡的，把如何在火車站遇見，如何在旅館裏獻殷勤，如何在跳舞場裏勸酒的話說了；說到碎柏雷裏的內幕，她却紅着臉吞吐其辭，我也不便深究。

她又說她在美國已離了婚，父母早已不通音問，在方登南泊羅，雖是有個表姊，可是現在做了這樣羞恥的事，那好意思去求她幫助，只好候着機會，設法回到美國去罷了。自後她就住在旅館裏，我和賽兒到不時的去瞧她，也煞是可憐咧。

人中和玉嘯聽了，都歎息一番，又贊着爾梅的義俠。爾梅謙遜着道：「我一個人的心力，究屬有限，我頗想替她找一個臨時郎君，維持他的生活，你們心目中有人沒有？」人巾笑道：「那你就毛遂自荐

罷！」爾梅也笑了笑道：「養兒爲難咧！否則到口的饅頭，豈肯輕易錯過嗎？」

人中道：「那她當然已有了表示了？」爾梅道：「可不是呢！我獨自去的時候，她總是流媚送盼，如果我不老實些，早已上了手了。」玉嘯笑道：「你還老實咧！恐怕已上了手了？」爾梅道：「確是沒有，我好對天設誓的。」

爾梅又向人中道：「聞說你現在和英兒結了不解之緣，有情人成了眷屬，原也很好，可是海崙還眼巴巴地望着你呢。」人中道：「我和英兒還說不到眷屬的話，海崙的美意，祇好辜負了，還是設法把夏雲拉攏了，那就兩全其美咧！」

爾梅搖搖頭道：「那不成的，你可曉得夏望雲就要回國嗎？」人

中道：「我約略聽見人這樣說，究不知幾時啓程？」爾梅道：「下星期三呢！這次他來了法國三年，依舊不能得着如花美眷，原已心意願珊！齊巧現在他的哥哥打電報來，要他到北京內務部去做事，便乘此而去，我們同道中人，又少了一個了！」

人中道：「我們也想不久回國咧！」爾梅道：「你和英兒嗎？」人中搖了搖頭道：「我和玉嘯咧！」爾梅道：「你們都回去了，我也回去罷。」

玉嘯笑道：「又是一個五分主意的人！」爾梅問道：「什麼是五分主意的人？」玉嘯道：「剛纔人中說要回國，我就說他只有五分主意；因爲其他五分，操在英兒的手裏，英兒不放手去，他好去的嗎？你有着賽兒，當然事同一例了。」

爾梅笑道：「原來是這個意思，我到不見得這樣，我要去便去，決不因賽兒而稍爲留戀的。」人中披披嘴道：「恐怕口硬骨頭酥罷！」爾梅笑着道：「不是口硬骨頭酥，恐怕以自己的心度他人的腹罷！」

人中愈又想起克利尼博物院，便要趁此明媚的春光，去參觀一下，曉得胡名達那時正在圖書館裏用功，便想找他全去，就和玉嘯說了。爾梅也要同去，人中更是歡喜。

二人同步出來，乘着地道車來到圖書館裏，找到了名達，說了來意。名達正研究得津津有味，不肯中輟，謝絕不去。爾梅道：「那就我們二人去罷！」人中想了想道：「也好！」

二人便又趑趄回意大利大街，找到了克利尼博物院，買票進去，五

光十色，不知從那裏瞧起纔是。見廊下坐着一個着號衣的老頭兒，偏着背閱報，壁上寫着問訊處字樣。人道：「我們問明了他，再去瞧看可好？」

爾梅上去說了聲哈羅，那老頭兒却不答話，依舊看他的報。人笑道：「想是他瞌睡了！」爾梅去推了推，依然不見動靜；旁邊遊客見了，却大笑起來！爾梅和人中都莫明其妙。

人中湊近一瞧，也不由得好笑，原來那老頭兒是個蠟人，向爾梅說明了。爾梅不信，又仔細的望了望，也就笑不可仰。人道：「蠟人做得這樣畢肖，真是鬼斧神工咧！」

說着，二人便又向內進去，見四旁都陳列着蠟人做成的法國歷史上的故事，什麼拿破侖咧，路易十四咧！法國大革命咧！無不維妙維

宵。二人贊歎了一會，更入內進。見四旁的蠟人多是耶蘇殉道的故事；新置的處，就是郎特留在法庭裏受訊的一幕了。

人中仔細瞧量，見上面坐着威風凜凜的法官和錄事，那法官望着下面站着的罪犯靜聆供詞！旁邊坐着郎特留的律師杜美兒，托着腮沉思！下面郎特留穿着晨禮服挺直的站着，伸着臂指着手，好似辯論着甚麼。郎特留的旁邊，站着一個法庭警，緊緊的監視着他。人中見那郎特留的頭部特長，一臉的鬚髯長得甚是修美，兩目奕奕有光，活現出一個大好巨整的樣子。

爾梅道：「郎特留的故事，難道也有歷史的價值嗎！」人中笑道：「這就叫做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咧！本來這種駭人聽聞的巨案，最投社會上一般人的嗜好，博物院為招徠主顧起見，自不得

不聊備一格，以與滂恩格雷、克雷蒙梭、福煦和白里登，一般當代偉人輝映着，同受人民景仰；至于有沒有歷史的價值，他們那裏管得這許多呢！」

爾梅道：「怎麼那些偉人我不會見着呢？」人中指出着前面道：「那不是這般偉人的真面目嗎？」爾梅望去，果然見着這般偉人，和報上常見的照相一般無二。

忽然聽見院裏電鈴大鳴，人中還道出了什麼亂子，不由的驚了驚，問了問別人，纔知幻宮開放了，那電鈴是通知遊客去買票參觀的。人中和爾梅也跟着買票進去，見那所謂幻宮，不過是座八角形玻璃構成的房子，四圍因是玻璃互相反映着，看去甚是寫遠；裏面的陳設，雖甚堂皇嬌麗，却看不出有別的地方。

一會兒，電燈熄了，遊客們便都在黑暗世界裏。幻宮裏發出悠揚的音樂，聽去甚是悅耳。只過了五分鐘，樂止燈明，眼前一亮，覺得另有一番景象，不但四圍的玻璃變換了，就是陳列的石像油畫等等也變換了；最奇的是天空湧現着蔚藍色的雲，兩旁交差着葱鬱的樹，各種奇花異卉，燦爛繽紛，小烏蝴蝶穿梭般的飛舞高翔。看着管理的人，並沒什麼舉動，只把機關按了按。

人中爾梅原曉得這是光學的作用，可是一瞥兒，內部也完全改造了，不得不佩服着法國人心思的靈巧，和構造的奇妙。又過了會兒，電燈又熄，音樂又作。作而復止，熄而復明。眼前又換了一番景象。如是者四次，表現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令人目眩心醉！最後反璞歸真，遊客們個個稱奇不置。

人中和爾梅看畢出來，看已是六點鐘模樣，便各自回寓伴心上人去晚餐了。

不道爾梅回來，却不見賽兒在寓，候了回兒，只得獨自用了餐，纔道她回家省視，也不在意。看看已是十時有餘，覺得無聊，便睡去了。一覺醒來，却是軟玉溫香抱滿懷。爾梅悄悄的推了一下笑道：「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我一些也不知道。」賽兒低聲說道：「我回來了好久了，你睡得死人般，一些也不覺得。」說着，動了動，緊緊的靠住爾梅的身軀。

爾梅道：「你回家去的嗎？怎麼不和我說一聲兒。」賽兒道：「今天海崙生日，我順便去瞧一瞧母親，姊妹們灌了我幾杯酒，就覺頭暈目眩。母親的意思，我就在家裏宿了也罷，我猶恐你害怕，所以趕

着來了；不道在地道車裏，遇見幾個黑人，灼灼的逼視着。我出了車，他們也出了車，後面釘着，直釘到這裏；我心裏就小鹿般跳個不住，現在還覺得震盪着呢！」

爾梅去按了按，觸着膩滑的乳峯，不覺心神俱醉。賽兒吱吱格格的道：「我的心在那裏嗎？你又不老成了。」，說着就搯了爾梅一下。爾梅按捺不住，就浪了起來。

賽兒笑道：「據說黑人比較你們中國人來得強呢？」爾梅也笑道：「你想嘗一嘗黑人的滋味嗎？那你爲什麼失了今晚的機會呢！」賽兒又搯了爾梅一下道：「又胡說了，我不像你見一個愛一個的，打量你和白朗夫人鬼鬼祟祟的事，我不知道嗎？」

爾梅道：「這真是冤哉枉也了，我和她是規規矩矩的。」賽兒冷

笑着道：「沒有鬼鬼祟祟的勾當，你也不致五十一百的給她了！」爾梅道：「快！這樣多心，我此後不再理她就是了！」賽兒也不再說什麼，呼呼的睡去。

第二天午後，賽兒說又要回家去。爾梅道：「昨天剛纔去過，怎的今天又要去了？」賽兒道：「昨天買了二雙絲襪，忽忽地遺忘在家裏了。」爾梅只好由她回去，忽記起昨天中要他回復海崙的話，便和賽兒說了。賽兒笑道：「海崙也已得到一個戀人了，現在就是密歇韓要轉她的念頭，恐怕也難辦到了。」

賽兒去後，爾梅百無聊賴，想去找李愛白談天，猶恐愛白未起來。正躊躇著，白夫人電請來了，要爾梅陪全到郎林去散步。爾梅想了想，就答應了，換了些衣冠，拿了克司的克，緩步着到旅館而

來。白朗夫人滿面春風的迎了進去。

爾梅見她今天淡掃蛾眉，薄施脂粉，穿着一身米色花呢的常服，配着肉色的絲襪，和淡黃色的皮鞋，甚是楚楚有緻，不覺多望了幾眼。白朗夫人嫣然笑道：「我那裏比得上你的賽兒姑娘，呆瞧着怎的？」

爾梅心裏暗想道：「賽兒燃着酸到還罷了，她也吃着醋，那不是成了寡醋了嗎？」想着，便道：「馬特媽既要散步，我們就此去罷。」白朗夫人又橫眸一笑道：「忙些甚麼！猶恐賽兒姑娘等得不耐煩嗎？」

爾梅道：「她剛纔回家去了。」

白朗夫人又照了照鏡子，唇上塗了些胭脂，身上又灑了些香水，又要替爾梅灑了些。爾梅避開，已灑着了許多。白朗夫人哈哈一陣

道：「今晚給賽兒姑娘開了出來，你又不得安靜了。」爾梅催促着道：「我們走罷。」說着，就去開了門，讓白朗夫人先走。

白朗夫人挽着爾梅的左臂，相將出去。二人談談笑笑，慢行緩步，不知不覺就到了香蕊裏隧。剛巧大宮裏有圖畫展覽會，二人買票進去，賞玩一番，纔到部郎林左近徘徊。一時釵光鬢影，粉氣衣香，爾梅不覺色授魂與，流連忘返起來。

白朗夫人又要爾梅在小羅天咖啡館裏用晚餐。爾梅道：「那也很好，不曉得賽兒已回了寓沒有？讓我打個電話約她全來罷！」說着就和白朗夫人入內，自己却走到電話間裏，報了號碼，那面沒有回音，連接了數次，都是如此。爾梅這纔曉得賽兒還沒有回寓，只得罷了。

爾梅回到座頭，點了菜，要了酒，便和白朗夫人吃喝起來，吃了一回，樂師奏着音樂，便有許多男男女女一對對兒酥胸微貼玉腮斷溫地跳舞着；爾梅也免不了和白朗夫人周旋一番。

爾梅忽于人叢中，見賽兒和一個黑人，臉像臉兒跳着「雪梅」舞，週身顫動着，煞是惡形。那賽兒編貝微露，櫻唇掀動，看去和那黑人甚是密切，不覺憤火中燒，酸氣冲天！心裏起了變態，腳下也就留了步驟。白朗夫人笑問着怎麼了？爾梅氣吼吼地道：「你瞧！那不是賽兒嗎？」

白朗夫人舉目瞧去，見果是賽兒，笑了笑，道：「那更好了，剛纔你不是要約她同來晚餐的嗎？」那時賽兒也已見了爾梅和白朗夫人，不由的漲得粉臉通紅。

一會兒，舞畢樂止，賽兒就即過來，也不向爾梅招呼，沉下臉來向着白朗夫人道：「你到好的，約了我却又約了他？」白朗夫人微笑着道：「我和密歇袁，還是下午出來的，剛纔我們還打着電話給你，却不知道你已在這裏找到舞侶了。」

爾梅冷笑着道：「原來小羅天是你的家裏！黑人是你的母親！怪道你這幾天總要到家裏去望望你的母親咧。」忽又想起昨晚賽兒說的黑人比中國人較強的話，便又冷笑着道：「看去那個黑人確比我們中國人來得強，我自慚形穢，只好退避賢路的了！」

賽兒聽了哭出來道：「你不要誣罵着人，我停會兒自有交代的。」爾梅道：「停會兒就甚好，且不要冷淡了黑先生，去你的罷！」賽兒哼了一聲道：「原來你有了她，就厭着我了，要我去使去。」說着，

就拭着淚去了。

爾梅說不出的不快活，也無心再流淚着，便和白朗夫人說着要走的話。白朗夫人微笑着點頭。爾梅會了賬，雇了一輛街車，先送白朗夫人回至旅館，纔乘着原車回寓。走入房裏，把賽兒的物件，一一檢點出來，擺列着地上都滿，這纔吸着香煙，躺在沙發上，思前想後，無限悲憤。剛吸完了一支，賽兒來了，見了地上的物件，不由的一陣心酸，倒在床上哭起來了。

爾梅道：「那不是哭泣的事，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你的物件，請你點一點，遺忘了，我是不負責的。」賽兒嗚咽着儘不答言，也不檢點。爾梅道：「怎麼不檢點呀，檢點完了，好早些回去，我也要睡了。」

賽兒聞言，霍的起來，一步一步的走近爾梅身旁跪下去道：「請你恕我這一次罷，多是我的不是，在外荒唐着，辜負你待我的一片真心！你打我罵我都不要緊，只不要逐我出去。愛未爾！我是愛你的，你也愛過你的賽兒的，請你不要太苦了你的賽兒罷！」說到這裏，嗚咽會兒，又斷續着說道：「我此後再不敢了，如果再有不三不四的事做出來，由你殺死，我也不怨，請你饒我這第一次罷！」說着，拉着爾梅的手，放到自己唇邊去吻。

爾梅猛力地掙脫了道：「不要假惺惺了，我一向給你蒙在鼓裏，現在水落石出，我可已覺悟了！」賽兒道：「我也是上人家的當呀！我現在回到家裏去，受着人家的指摘，我先受不了，請你原諒這個罷。」

爾梅冷笑着道：「別的事或許可以推諉着上了人家的當，這件事那裏說得到上當的話？至于受人家的指摘，我也顧不了許多，誰教你這樣的呀？」

賽兒道：「你既容不得我，我死了也乾淨！」爾梅道：「這裏不是你死的所在，你恐嚇着，我便叫警察來看守了。」賽兒哭道：「我死了也決不累到你身上的。」說着，站了起來，奪門出去。

爾梅雖曉得賽兒不見得便死，萬一她在羞慚的當兒，真的橫了心，到也不可不防！還是用個緩兵之計，使他回到家裏，那時死活由她，都不干我的事了。想着，就起身趕了出去，攔住道：「你要走也要拿了物件去纔是。」賽兒道：「這些物件，原是你替我購置的，現在你既不要我了，我還要這些物件做甚？」

二人正在攘奪之間，忽然會客室裏的電話鈴響了起來，爾梅就拉了寶兒進來去聽。欲知那打電話的是誰？且闕下文分解。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東南孔雀一別三生

西北高樓人間天上

爾梅撥了聽筒，辨了聲音，知是白朗夫人，便問是甚麼事，白朗夫人問道：「賽兒姑娘還在着嗎？我來瞧你可好？」爾梅道：「時已遲了，你有話說，電話裏說便了！」白朗夫人道：「我那話要和你對面說的。」

爾梅道：「那就明天再說罷。」白朗夫人道：「怎麼？今晚找來不便嗎？」爾梅道：「半夜裏確有不便，明天見罷。」說着，也不待

白朗夫人答言，就把聽筒擱起。

賽兒早已聽出了是白朗夫人，待到爾梅打完了電話，呷了一口道：「不要臉的東西！」爾梅生起氣來道：「誰不要臉？她又不會幹着什麼不要臉的事？」賽兒道：「你那裏知道，我就是給她害了的！」

爾梅忙問這話怎講？賽兒歎道：「雖是她存心害着我，也是我自己失于檢點！你不問，我也不說的，現在我們分離在即，我來表白一番也好。」

爾梅讓賽兒坐下了道：「你說罷！」賽兒道：「還是昨天的事咧！昨天不是你吃了中餐就出去了嗎？我正坐着做活計，白朗夫人的電話來了，問你出去了嗎？我答說是的。她說她悶得慌，要我到她那裏去

談談，或是到外面去散散步。我正覺百無聊賴，便答應了。到了那裏，她甚是殷勤，談了會兒。她就取出口力沙酒來，我不知不覺的喝了幾杯，喝得面上熱烘烘地，心裏躍躍地，十分不自在，我就在她的床上躺下了。正在這個當兒，忽然房裏闖進一個黑人來，白朗夫人先和他噉噉喳喳了一會；我見那黑人曾在應子固開設的賭窟裏見過的，便裝着睡不去理睬。一會兒白朗夫人出去了，我還道她去拿甚麼，也不在意。不道那黑人見房裏沒人，便走近我的床邊坐下；伸出巨大的手，猶笑着來撫摩我的面孔；我驚嚇得幾乎大聲喊了出來。他就捧住了我的頭道：「你噉，我就殺死你！」說着，就俯下頭來吻我；我攙拒不脫，就給他輕狂了去。當下我哭得死去活來。白朗夫人却裝做不知，問是怎麼了？我早已明白了就裏，狠狠的和她搶白了一陣。我要回

來，又給她們留住了不放。我在他們威權之下，只得由他們擺佈。他們還叮囑着不要和你說起：我想我既已給他躑躅了，告訴了你，你便要把我驅逐出去，我愛着你，要廝守着你，那裏有這胆量說出實話來？沒奈何；只得隱忍了！不道白朗夫人叫那黑人來奸污我；却別有用意，她想把你從我的身上奪去，好移愛于她。所以今天先約我到小羅天咖啡館裏，又要你陪她到那裏去出我的彩，種種步驟，果然在她意料之中，她的計策，真是凶險咧！」

爾梅道：「這樣說來，你是受着強暴的脅迫，而纔幹出這種事來的，那我剛纔所說的話，到是委曲着你了！可是你在這裏出去以後，未到小羅天之前，你又到那裏去的？」

賽兒道，「也是白朗夫人恫嚇着我和他約定的，她說我如果不去

赴約，她便把真相來對你說明了。」爾梅道：「約定的所在呢？」賽兒道：「就在白朗夫人的旅館裏！我到了那裏，她纔打電話給你；你來的時候，我却在隔壁房裏。我想白朗夫人的意思，無非想勾引着你，好哄騙幾個錢，決不會把你引了來當面出我的彩的；我雖是含着酸，但既已上了當，却奈何她不得，只索緩緩兒想着法子了。」

爾梅道：「那時那黑人也在隔壁的房間裏嗎？」賽兒點點頭。爾梅又道：「你所說的話，句句入情入理，我不能不佩服你說說的藝術！就是你說的是由衷之言，今天你倆在跳舞場的情形，又怎麼說呢？難道臉儀着臉，胸貼着胸，和顏悅色，淺笑曼睞，也是勉強得來的嗎？所以你的由衷之言，我心裏雖敢相信，眼睛却不肯相信。」頓了頓，笑道：「我們喜劇也演過了，悲劇也唱過了，滑稽劇也應煞尾

了，天下沒有不閉幕的戲劇，我們就此收場罷！」

賽兒哽着聲道：「你既說得這樣決絕，我也不好意思纏纏着你，但是今晚已遲了，可否容我再住一夜？」爾梅道：「你若是嫌着回去不便，我替你在旅館裏找個房間便了；否則你住在這裏，我到旅館裏去也使得。」

賽兒歎了口氣，把地上的物件，包做一團，噙着淚和爾梅握了握手，掩面而去。

爾梅見賽兒果真去了，也不禁流下淚來。當晚爾梅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準備着到德國去。恰巧夏雲的船是從漢堡啓碇的，就約定了全走，夏雲自是歡喜。

二人又分頭向各處辭了行，幾個知己的朋友，都替他餞行。到

了星期三那天，車上來送行的甚多，爾海想起賽兒如果還沒有斷絕關係，現在生離的嘗兒，不知又是如何的景象，不知自己又作如何感想！默默的出神着，那火車已在轆轤聲中開去了。

那天來送行的，韓人中自也在內，送行回來，見英兒淚痕滿面的和一個老婦人爭論着。人中怔了怔，方欲動問，英兒已站了起來，向人中介紹道：「這是我的母親馬特姆柏生咧！」人中鞠了個躬。英兒的母親道：「你就是密歇韓嗎？」英兒代答道：「他就是人中咧！」

英兒的母親道：「英兒一向住在你這裏的嗎？」人中點頭道是的。英兒的母親又道：「英兒許多天沒有回到家裏去了！她的姑母還道她失了蹤，急得了不得，前天纔來通知我。我又不肯告知她的父親，只得悄悄地找尋着；我們把親戚朋友的家裏多找到了，都回答着她不

會去，最後在她的書屜裏，找出你寫給她的信，我纔來試探試探，不道她果然在着。」

說着，沉下臉來道：「請問密歇你倆究以何種名義同居着的？」
人中鎮靜地答道：「我們以戀人名義同居着的。」英兒攪着道：「這是我自願的，不干娘的事。」她的母親道：「胡說！女兒的事，不干娘的，到干誰的？」

人中很柔聲的道：「請問馬特姆此來甚麼用意呢？」英兒的母親道：「當然是來找我的女兒的，現在既已找到了，我就要她回去。」
人中道：「馬特姆說得是，天下沒有不回家去的女兒，但是英兒願意回去不願意回去呢？」

英兒的母親道：「她願意回當回去，不願意也要回去的。」英兒

哭着道：「我不回去的，這裏便是我的家咧！」她的母親冷笑着道：「不害臊的！虧你說得出這話！他又不曾和你結婚，那裏便是你的家？」人巾道：「同居是一個問題，結婚又是一個問題。」

英兒的母親道：「英兒的自由，是一個問題，英兒的幸福，又是一個問題！密歇和英兒究竟有沒有結婚的可能呢？」人巾道：「我原有和英兒結婚的存心的。」英兒的母親道：「從前英兒不是要和一個什麼姓張的結婚嗎？當時我曾阻擋着，後來她自己也不願意了。現在她又胡鬧了！剛纔說了半天的話，聲聲口口要限着密歇，密歇却沒有具體的表示；我爲着女兒的幸福，不得不干涉女兒的自由；那密歇想也能見諒的？」

人巾躊躇着道：「在理我不能參預馬特姆家庭間的瑣事，但是我

和英兒有特殊的關係，不得不替英兒申說幾句：我倆的歷史，自也無庸爲諱，我們是也罷，不是也罷，到了現在，却已成了不可分離之勢。結婚的話，我也常和英兒談起，別的都不成問題，只是我在中國已訂了婚，似乎不能貿然從事！若是就此算了罷，不但我們自己不願意，也是馬特姆所不肯放我過去的。我現在已準備着寫信到中國去退婚，退得了固然很好，就是退不了，我也當另謀具體解決的辦法，决不使英兒流離失所便了！這到可請馬特姆放心。」

英兒的母親道：「密歇原也說得成理，可是現在這樣着，總不雅觀，所以在未經解決以前，英兒仍當回到家裏去；我和她的父親，對於兒女的婚事，原不強制的，將來密歇得到了中國的回信，我們再來從長討論罷。」

英兒聞言，擁了她的母親哭道：「娘放我在這裏住着罷，我們原已慣了的，他沒了我便要不快活，我沒了他便也不特安靜，娘可憐着我們小孩子罷！」

她的母親道：「就是我肯，你的父親也不肯的。」英兒道：「那娘就替我瞞着罷。」她的母親道：「你又瘋了，你長了這麼大，難道還不曉得父親的脾氣嗎？萬一他曉得了，累得我也担着不是！我尋不到你則已，既已尋到了，你不肯回去，也要回去的。若是你有胆量，和你的父親說去，只要他肯答應，我不來爲難就是了。」

人中望着英兒道：「吾愛的！你的母親說的也是，我們只要精神上互相戀愛着，就是形體隔閡了，也不要緊；況且來日方長，又何必爭此一時呢？吾愛的！你忍耐些兒罷，我現在就寫信去，少則二月，

多則三月，必有辦法，那時便是我們苦盡甘來的時候了。」

英兒又哭着道：「你到好的，不幫我懇求着娘，却勸着我順從娘的意思，莫不是你已變了心了？」人中去拉了英兒的手，拭着淚道：

「不是呀！你的母親既已這樣說着，我實是處在愛莫能助的地位。好在我們雖不能住在一起，見面通信總是可能的，吾愛的！你放心去罷，我決不負你的。」

英兒抽抽噎噎的道：「你好狠心，我此去再不能見你的面了。」人附着英兒的耳，悄悄的道：「他們無論怎樣，我們總好想法子的。」

英兒道：「我回到家裏，便似山鳥落了籠裏一般，你沒有我守着，又要想到柏林去了。」人巾道：「我那裏便去，要去也和你一塊

兒去，你覷個空就來瞧我！要不然，打個電話也好。」

英兒淚下如雨，哽咽着道：「我去了以後，你千萬要像現在一般的，不要胡想，不要瞎鬧，一切更要小心；我若是不來瞧你，或是沒有電話給你，便是我給他們監守住了。我的身體雖是拘束着，我的心，終是在你的身上的；你待我的好處，我永遠忘不了。我的日記，請你好好的替我保守着，萬一我們再不能見面，也是一個紀念。此後……」

英兒說一句，人中應一句，聽到後來，人中更忍不住放聲哭出來道：「那裏說到這些呢！你放心，我總依你的話，永遠守候着你；你在家裏，也不要太苦壞了身體，將來見面的時候，如果清瘦了，便對不住我，你可記了？」

英兒點點頭，又哭道：「你的照相，給我帶了張去，此後我便天天寫着日記，譬如對着你說話。」人中便檢了張自己的照相，遞給英兒。英兒放在胸懷裏，又哭個不住。

英兒的母親，見了一對小兒女所說的話，好似死別一般，也不覺撲簌簌的流下淚來道：「你們也說得夠了，我們走罷。」說着，就立起身來。英兒拉着人中的手，哭做一團。人中俯下頭去，把英兒吻個不住。英兒的母親，又候了會兒，見他們還是固結不解，便拉着英兒就走。

英兒哭得嘶了聲道：「娘再候會兒罷，也讓我替他洗了手帕去，此後他便又要自己洗了，」原來人中嫌着洗衣作裏洗得不乾淨，手帕之類的小件，都由自己洗的；自從英兒同居了，那洗手帕的職務，便

由英兒承值。當下英兒的母親，沒奈何只得讓她去洗。英兒一面緩緩地洗着，一面悄悄地哭着。人中在一旁瞧着垂淚。

一回兒洗畢，把手巾鋪在玻璃上，又對着人中道：「你的衣服有幾套也應熨爛的了，明天叫那侍女送去罷。還有那襖衫領襪子，都要自己檢點了纔交出去或是收進來，侍女經手，是靠不住的。」

人中答不出聲，只有點頭的分兒。英兒這纔拭着淚，一步捱一步的開門出去，人中隨後送着。到了門外，二人又抱住了，哭着狂吻着。英兒的母親，也灑淚歎氣，和人中握別。人中待她們走了，呆呆的倚在門檻望着，却見英兒頻頻的回轉頭來瞻望自己；及至看不見了英兒的影，纔走入房裏伏案大慟。

不多一會，童益達垂頭喪氣的進來，一見人中這個樣子，詫異着

道：「你怎麼了？」人中強笑了笑，掩飾道：「沒什麼，剛纔覺着倦了，伏案小睡會兒，我們到好久不見了。」

益達道：「可不是呢，近來很少和你們接近，就是袁爾梅和夏望雲動身，還是剛纔李愛白和我說起的。我們全道中人，真是零落了。」

「人」人道：「瞧你的神情，這幾天很是憔悴呢，」益達皺了皺眉道：「說不得的，身上害了病，心中還受了閉氣，此來就是來和你商量辦法的。」

「人」人道：「你患的是甚麼病？又受的是誰的氣呀。」益達道：「就是說不得的病，說不出的氣，我忍了這許久，還是第一次和人說起呢。」說着，就把自己如何害病，東媿如何負心，自己如何容忍的話，原原委委的說了一遍。接着又道：「這是一個月以前的事，化費

了許多的錢，經過了許多的痛苦，前日纔平復了。東妮自經了我一番感化以後，果然安分守己，輕易不會出門，待我也是和顏悅色的十分柔順。多是我自己不應該，忘却了一切的痛苦，前天晚上發了興，又和東妮幹了仗這個調調兒。當時原沒什麼，今天却又覺着刺痛了。那病由東妮得來，已是毫無疑義。可是鑒于第一次的衝突，又不敢和東妮說明，真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

人中聽他說得有趣！哈哈大笑，却不答話。益達佛然道：「我以為你是我的好友，總和你說了，你却幸災樂禍怎的？」人中依然笑着道：「閻羅殿裏也有今日和恨我來遲兩句標語，不是確確合你現在的情形嗎？東妮這個人，不易相與，我早和你說過；你竟忠言逆耳，和朋友疎闊了！既已爲她而病，就當一刀兩斷，不道你却當斷不斷，

養癰遺患，今日捲土重來，不是已嫌着遲了嗎？」

益達道：「你的意思，是不是教我與東妮拆開了？」人巾道：「那還待說嗎！」益達想了想道：「可是第一次，我已恕了她，那好意思反悔？第二次是我自己太沒檢點，更不應當怪她？我原曉得此君不去，孤不得安；但是想到從前的情義，總覺沒有這狠心腸辣手段，去和她說。我爲着委決不下，纔來和你商量，你替我想個妥當的辦法罷！」

人巾歎道：「你也太寬洪了，古人說得好，小不忍則亂大謀！我請問你，你來到法國，爲的是甚麼？你和東妮是否將終身廝守着不離？」益達搖搖頭。人巾接着道：「既是沒有終身廝守之可能，那就當離即離；你如果有着這個存心，而沒有這個勇敢，我到可替你代打

出手！只恐怕我在前方緊急的當兒，你却在後方搗亂了！」

益達道：「只要你肯代我交涉，我就感激不盡，豈有搗亂之理，只不要過于委曲她就是了。」人中點點頭道：「那我今晚就去替你清理清楚便了。」當下益達因要去瞧醫生，就即別去。

人中獨自用了午餐，記憶着玉嘯，就到醫院裏去瞧他，見玉嘯正假寐着。人中推醒了，玉嘯揉着眼睛笑道：「你來得正好，我有一件奇事和你說啊！」人中也笑道：「只不見了一天，你又不曾出外，那裏便有奇事發生？你也未免太神乎其說了！」

玉嘯笑道：「我出不去，自有別人進來的，況且你又安知我不曾出去呢？」說着，望了望人中問道：「英兒沒有來嗎？」人中黯然道：

「英兒回到家裏去了，恐怕最近的將來，未見得就能回來吧。」

玉嚙問是何故？人中就吧昨天英兒的母親，逼着英兒回去的事告訴了。玉嚙聽畢，問道：「你現在作何感想呢？」人中歎道：「我自己也不曉得，覺得紛煩罷了！」

玉嚙道：「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爲你的前途計，倒是英兒去的好；這句話在你聽了，必以爲不近人情，其實你平常勸着別人，何嘗不是這樣說的！我原曉得英兒不能和我們相與的一般婦人相提並論，但是婦人是婦人，基本的總是大同小異。我自經了昨天的奇事，她們的隱祕，已窺破了一切。所以我的忠告，不是泛泛之論。」

人中笑道：「你能說出這種話來，真是出我意料之外。英兒的事，還不能蓋棺定論。你的奇事，到要領教領教。」

玉嚙道：「昨天你們去了以後，我正在矇矓的當兒，忽覺着有人

像你剛纔一般的推我一下。我一驚覺，就聞到一陣濃郁的香味，這種香味，又是我常常聞到的。我睜眼一望，驚得我直坐了起來，那觸着眼簾的，不是她的亭亭倩影嗎？我難道是做著夢，揉一揉眼，她已把纖纖玉手握住了我的手，送到他的嘴上去吻。」

說到這裏，人中攪着道：「你口中的她，想是你朝思暮想的柯玲夫人了。」玉嘯點點頭接着道：「當下我便有一種說不出的心理：說我是恨她吧；她確是時時刻刻在我的心坎中的；說我是愛她吧，她却是我在這幾天中常常想忘却的；說是不願意見她吧，她實是我所渴望再見的；說是很歡喜見她吧，她到是我所害怕的。當時心裏輾轉着，就怔怔的說不出話。她却把粉藕般玉臂，圍了我的頸子吻個不住。我原想把她推開的，却沒有勇氣來實行，終至由被動而變為自動

了。我倆互吻了一會兒，她纔開口了，她嬌聲道：「你現在覺得怎樣？可好了些嗎？」我搖搖頭。她又道：「你可恨我極了？我也曉得我是不能求你饒恕的。今天回到家裏，纔知你病了，遷到醫院裏來了，那都是我害着你的。你孤身作客，又沒有個服侍的人，教我如何放心得下呢！」我見她還是從前的柔情密意，把恨她的心，已去了一半，只是呆瞡着答不出話，她又繼續道：「我想不到你孩子般的人，到這樣實心實意的。我負了你，原是我的不是；但是我不負你，我們又怎樣結局呢。你要這樣想着，那纔不致急成病了。」我想了想道：「難道因我們沒有結局，你便去嫁人不成？」他微笑着道：「我不嫁人，又怎樣呢？我有我的難處，你那裏知道。」我氣憤憤的道：「我那裏不知道，你不願和中國人結婚罷了。」他道：「那是我的托

詞咧，如果我不願意和中國人結婚，那裏便愛上你，和你發生關係。不過我不敢和你結婚，到是真的。因為你的朋友姓韓的也會和你說過，我倆的將來，總沒有了局的。」

玉嘯說到這裏，人中攙問道：「我曾說過這句話嗎？」玉嘯道：「是的，也是你在無意中和我說起，我就轉述了。」人中笑道：「那到我害着你們了。」玉嘯道：「現在也說不到害不害的話了。」人中道：「那你又怎麼回答他呢？」

玉嘯道：「當時我回答他道：『那時我轉述了姓韓的話，不是還申辯着我倆是比衆不同的嗎？其實你依據着姓韓的話，還是掩飾之詞，那根本理由，無非是你愛得不澈底，或許竟是假的，所以見了別人，就神志游移了。』」

「他又歎道：『說出來你決不肯信的，其實我之愛你，比較我之愛他，不知深厚了幾千百倍，坦直的說一句，我之愛你，實是我有生以來的惟一愛情。在我們還沒有遇到以前，我和他早已認識了。他還是柯玲少將的好友，柯玲少將在着的時候，我已愛上了我，因了友誼的關係，不敢有非分的想頭。我也了解他的意思，所以就結爲兄妹。後來柯玲少將戰死沙場，他從前敵歸來，又申前請，那時我思念少將之衷未殺，就一口拒絕，他無可奈何，又只得奉命防邊去了。直到去年，他纔請假回來，就是見我，他喝酒那晚了。自後他住在巴黎，不時的約我前去，我去了，他總是柔情密意款待着我，我却是冷冷的，他那裏想到我的心目中只有着你呢！可是我家的境况，本是外強中乾，柯玲少將在日，已負了不少的債務，死了以後，更是難以爲

繼，我日用所需，却是靠着東借西掖。他原是很富有的，在他的方面，我的負欠最多，他不但提起償還的話，還不時的飲助着我。到了後來，我在山窮水盡之際，只得委身相從了。」說着唏噓不已。

「我道：『你原說得好聽，不過幾個錢的事，我也担負得起，你不用和我說，顯見得你把我當作外人了。』她又歎道：『我剛纔所說的話，不但是口的供狀，也是心的供狀。我原曉得幾個錢的事，不在你的心上，但是就名義上立場，我好意思向你開口嗎？況且數目又大，就是你不疑心着我，你的朋友們知道了，還道我惟利是圖哄騙着你呢？』」

「當下我覺得無詞可攻，也歎了口氣道：『你嫁已嫁了，嫁的理由，還談論着甚麼呢？有理由也罷，無理由也罷，總是此廢話罷

了。」她道：「這到是真的，現在你既病着，在醫院裏究有許多不便，比不得在家裏我好盡我的心力。」

「我冷笑着道：『現在我還搬回去做甚，以前種種，早已譬如昨日死的了。』」她道：「那以後種種，又何嘗不可譬如日生的呢。」我閉着眼不答話，她又湊近身軀，擁着我道：「我原愛你的，我還從前般愛你的，他今晚又要回到魯爾去防守了。你去住在那裏，我倆還不是從前一般的嗎？」

「我受了她的撩撥，心裏不由的活動起來，便道：『且瞧着罷。』」她微笑着道：「你今晚就搬來罷，我怪寂寞的。」我想了想道：「我的汽車借給密歇韓坐着呢，明天搬來罷。」他道：「也好，可是你今晚要來瞧我的，我還有許多知心話咧。」又放低了聲音道：「我們現在可

比不得從前了，你來的時候，千萬悄悄的，最好不給侍女們知道。我虛掩着側們，在房裏候着，你遞來就是了。」

『我點了點頭，他叮囑着我不要爽約，就吻了吻別去。我那時也不曉得是驚是喜，心裏別別地跳個不住。原想打電話給你，要把汽車開來，猶恐給你知道，阻攔着我。便候到了晚上，向看護婦掉個謊去訪朋友，好在我的病，原沒要緊，醫生並不留難。走到外面，雇了一輛街車，向方登南泊羅進發。到了那裏，先使了汽車回去，掩掩抑的推了推側門，果然是虛掩着。走進園裏，靜悄悄地沒有一些兒聲息，抬頭望到他的臥室，心裏先是一陣的跳躍。見那茜紅色的窗紗，透着燈光出來，十分醜麗，好似他盈盈地向我倩笑一般。方欲舉步前進，忽見那紗窗上映着一對並頭黑影，一男一女，面對着面，模

樣兒甚是親密。心裏一驚，就倒退了幾步。却還疑惑着自己眼花，又站了會兒，見那並頭黑影，忽近忽遠，始終不肯消滅，而且面部頻頻移動着，好似說笑着一般。不覺憤火中燒，暗暗的想道：那你也太惡作劇了，明明約定了我，却明明的去和別人鬼混，又明明的把親暱的情形做給我瞧。罷罷，我又給你上了當了！忽又想到他不是說他的丈夫一邊去了嗎？那男子又是誰呢？莫不是除了他丈夫以外，他還有別的情人嗎？那就更不該了！想了會兒，忽然一陣風起，撲到身上，連連打了幾個寒噤，那房內的電燈，忽然熄了，園內黑魃魃的，就辨不出甚麼。我抽了口氣，循了原路捲出門外，藉着路燈的光輝，忽然眼前一亮，心胸就澄清了許多。驀然自省道，我不是癡了嗎？我已和她毫無瓜葛的了，還顧他什麼丈夫咧，情人咧，就是還有些微瓜葛，

她究竟是我的什麼人啊？從前的輕憐密愛，無非是玩弄罷了！就理想上說起來，總是男子玩弄女子的；就事實上說起來，却是她玩弄着我的，我已給她玩弄得夠了；再不要執迷不悟，自貽伊戚了！想着，覺得釋然懷于，毫無滓渣。邁步的走到車站，那到巴黎去的火車，正在鼓輪待發。回到醫院裏，脫衣就寢，一夜裏並沒胡思亂想，睡得很是甜蜜。今晨早起，想起昨晚的事，還暗自發笑啊！」

人中聽畢，握着玉嘯的手道，「恭賀你的覺悟，你的病便可日有起色了。」玉嘯道：「說也奇怪，今天已覺好了許多，剛纔還吃了不多的東西，醫生也說我已不比往日，大約明後天就好出院了。」

人中道：「你出了院以後，還是到我的寓裏同住幾天罷。」玉嘯想了想道：「也好，其實我已打定主意，候船回國，若是沒多幾天就

有齊旋的船，那也不必再搬移了。」人中道：「那我就替你到船公司裏去問一問罷。」玉嘯道：「那輛汽車有沒有受主？如果不能得善價而沽諸，還是帶回到上海去，也是留法的一個紀念。」人中點頭答應。

人中去後，玉嘯猶恐珂玲夫人裝着假面具再來糾纏，便吩咐了看護婦，凡有婦人來訪，一概不許引進。看護婦笑着答應。

那珂玲夫人自瞧玉嘯回去，他的丈夫正候着他晚餐。晚餐以後，新婚的夫婦，在臨別的當兒，自有許多溫存。挨延至無可挨延，纔終裝別去。不道他們在窗前擁吻話別的情形，給玉嘯瞧在眼裏，便憤怒而去。珂玲夫人那裏想得到玉嘯來得這般早，還記惦着密約，推着病不去送他丈夫的行，整整的候了一晚，不見玉嘯到來，心裏甚是

不快。第二天又候了一天，又不見玉嘯搬來，道是玉嘯又病倒了。第三天來到醫院裏探問，却給看護婦擋了駕。柯玲夫人問是何故，那看護婦却含糊地說是病人自己說的。柯玲夫人怔住了，問病人說些甚麼來，又是甚麼用意呢。那看護婦微微地說道：「他這樣吩咐，看去甚是厭惡婦人似的，究竟是甚麼用意，那我也不知道。」柯玲夫人還道玉嘯又想了轉來變了心了，暗暗恨道：「我降了志氣，委曲求全地來和他重修舊好，他竟辜負着一片好意，任情奚落着我，那還挽回些甚麼呢？想着，含淚絕望而去。欲知後事，且闌下章分解。

第四十回

魂銷南浦多士離都

腸斷西茵美人抱屈

且說韓人中從玉嘯的醫院裏回來，一路上感到玉嘯的幡然覺悟，甚是快慰。走入寓裏，冷清清地，便想起蕙兒，不知她在家裏如何委屈。無精打彩的躺了會兒，就把答應着替益達向東妮交涉的事也懶怠了。

不知不覺過了三四天，天天把英兒的小影和日記摩挲着，睹物懷人，背地裏不知流了幾多眼淚，但是眼把把地望着英兒，始終沒有

音信。人中由然而疑，由疑而恨，便寫了封信去探詢。那信去了二天，却似石沉大海般沒有回響。人中忍耐不得，要想親到英兒的家裏去問個究竟，猶恐英兒的父母閉門不納，或是奚落幾句，反討了沒趣。躊躇一番，只索罷了。聯續的却又寫了幾封信去，却依然是杳杳雁沉。人中奈何不得，只有長吁短歎的分兒。

那天他接到了一個朋友從德國打來的一個電報，說是今晚可抵巴黎，請人中到車站去照應，人中自是喜悅，把思念英兒稍淡了些。

原來那個朋友姓葛名華，字廣生，廣東香山人氏，和人中是美國同學。李度俊逸，議論新奇，在美國留學界裏，薄有名氣。他雖只二十二三的人，已留了一撇上唇鬚。自從耶魯畢業出來，就入英國的牛津大學研究國際公法。他對於研究，不但于外交的學理上肯作詳盡的

搜討，而且于歐美外交家的言論態度手段，更能夠悉心的模仿，久而久之，他便不期然而然的現出外交家的神氣。

他生平所服膺的，有兩個政策，對人談起，常常說道：「外交沒有別的祕密，只是二個W主義罷了。」人家問他什麼是兩個W主義？他道：「外交家祇靠着對付的手腕，所對付的，間接的原是W交家，直接的却是酒與婦人。外交家能對付得了酒和婦人，別的不濟些，也不碍甚事。因為外交家所遇到的，無非是別國的外交家，外交家相遇，無論國際的感情怎樣薄弱，私人的晤聚總是客氣非常，而意見的交換，又是常常在着宴會的當兒。所謂樽俎折衝，古今中外，原是一例的。那外交家的酒量，就不得不有相當的練習了。否則碰杯之後，醞然便醉，不但失了禮貌給人笑話，而且出言不慎，還要貽誤大事。」

至于兩國感情的增進，尤靠着婦女們從中來作媒介。儘有雄辯滔滔的大外交家，在談判的時候，聲色俱厲，一些不肯讓步；及至見了自己的夫人，便噤若寒蟬，唯唯聽命。偶然談到外交事件，夫人的意見比論音還要有力量。往往外交家在會議席上所說的話，經過閨幃裏一番討論，便前後自相矛盾。這種叱鶴司晨的現象，我們却可大大的利用了，只要在外交家的夫人那裏打得通，獻些殷勤兒，無形中她肯替我們說了一言半句，在交涉上便得了許多的幫助。所以外交家的對付目的物，第一是酒，第二是婦人。至于對付的手腕，却是神乎朋之，存乎其人了。我們準備做外交家的人，不得不隨時留意着。」

一般朋友聽見他的調侃語，却不能非難他。這次乘着英國大學春假的當兒，便到德法兩國去練習對付酒和婦人的手腕。

當晚人中到車站接見葛華，葛華劈口就問人中道：「怎的寫了信却不到來，累得我在車站上等候了一天，可是你尋我的開心嗎？」人中抱歉着道：「對不起得很！我也並非尋你的開心，實是給人勾留住的了。」

華問給誰勾留住了，人中低吟道：「未能拋得巴黎去，一半勾留是此兒。」葛華笑道：「我原知道不是給雌兒勾留住了，你決不至爽約的。但是德國的雌兒也多着，你又何必惟法是愛呢？」人中曉得葛華聽錯了話，也不辯明，笑了笑道：「我的事停會兒說給你聽吧。你這次有幾天勾留，就住在我的寓裏可好？」

葛華道：「還是住在旅館裏罷，婦女問題也好研究得透澈些。況且我不能久住，牛津已將開學咧！」人中笑道：「也好，我們就此去

罷。」說着就雇了一輛街車，把葛華的行李放上，叫車夫開到雷孟旅館。

安排完了，人中纔引着葛華在附近一個咖啡店裏用餐，走入裏面，人中見胡名達、童達、李愛白、高唐卿四個人圍坐着閒談，便過去招呼，又替葛華介紹了，就合在一起。

人中笑問四個人怎的不約而同，可是討論着甚麼。名達道：「我們在郎桑賽馬場裏遇見，就蒙益達邀到此間請客。」人中道：「你們買着馬票嗎？益達想是很得意的？」名達道：「可不是呢，除了益達以外，我們都是失敗的！」人中望着益達笑道：「情場失意者必得意于博場，我們今天又替那句諺語找到一個新證據了。」名達道：「益達擁着如花似玉的東妮，那裏是情場失意者。」益達紅了臉，眨了人中

一眼，搭訕着道：「這些些那裏算得得意，恐怕還不夠今天幾個人的大嚼咧！」人中曉得益達對干東妮的事，還要諱莫如深，便笑了笑不再說什麼。

高唐卿問知葛華剛從德國來的，便問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界有沒有新聞。葛華道：「我在柏林祇住了三個星期，留學界的人物，認識的不多，只遇到從法國去的陸秀女士，陳先昭楊伯珊戴剛甫那^等般人。那陸秀女士，想是你們所仰慕的。」名達笑道：「仰慕她的人，自是很多，但是她也很仰而慕人呢！」

葛華一笑向人中道：「說起新聞，你的貴同鄉個姓梁的，新近在奧國鬧個笑話，到甚噲炙人口咧！」人中想了想道：「我的同鄉姓梁的梁什麼？」

葛華道：「梁什麼我也不知其詳，聞說他在瑞士學醫的。因鑒于奧國克郎日跌，他便異想天開的假充着中國的皇子，到維也納去遊歷。事前他先約了幾個同學，充作隨員參贊，在奧國新聞紙上，做了一番宣傳工作。到站的那天，奧國當局居然派了許多大人物來謁誠招待。那姪梁的本可說得幾句德文，到那時却用着繙譯傳達意見。他說是宣統的令兄，這次是遊歷性質，並沒別的用意，也不敢勞動奧國的政府。饒是這樣，奧國的大人物們，都以望見東方皇子的顏色爲榮，設着盛大的宴舞會，款待皇子和皇子的扈從。那皇子喝了芳冽的香檳，聽了靡曼的音樂，一時忘了自己的身分，便絕對的平民化起來。看見美麗的貴婦人們，也不用着繙譯，直接問答着。談天說地，有說有笑。那般隨員參贊，都是些浮滑少年，更瞎俏得利害。所說的話，

都是德國的俚語土音，弄得那般大人物們莫名其妙。當晚窺探他們的行蹤，所謂皇子，所謂隨員參贊，各擁着土娼在旅館裏真個鎖魂，當下奧國的大人物打個電報到駐德中國公使館去問，公使館裏就派人去調查真相。調查的結果，姓梁的絕妙滑稽劇，便開了幕。你們想這不是留學界裏創古奇聞嗎？衆人笑了一陣。」

人巾道：「聞說德國的馬克，每况愈下。外國人住在德國的，雖沒有像姓梁的冒着皇子的名義，有皇子的實際享受。這種情形，可是真的？」葛華道：「什麼不真，別國人怎樣不知道。中國人却有幸的有不幸的，因為馬克的跌勢，一日千里。當我初到德國時候，每個美金還祇能換到四百餘萬馬克，昨天却可換到九千萬馬克了，三星期之中，相去便二十倍有奇，如果你早買着馬克，以備不時之需，到

現在不是破產了嗎？」

「我有個朋友却到德國來的時候，他的父親化了一千兩上海規元，替他購進了五萬馬克，較之戰前一個銀元合着兩個馬克，已是很便宜了。後來每况愈下，看去跌勢甚猛，只得打了一張匯票郵送德國應用。不道那封信在途上就擱了三十餘天，馬克的價值，只值得平時一百萬分之一，那一千兩銀子所換得的五萬馬克，僅夠喝着一杯咖啡，要上好的末加，還不敷咧！你想那杯咖啡的代價，不是太駭人聽聞了嗎？」

人巾道：「那你們又怎樣辦的呢？」葛華道：「我原帶着美金和英鎊去的，除了買物以外，日用所需的馬克，總是逐日向現兌店裏去換。兌換起來，不是英金半鎊，便是美金一元。在你們想起來，些微

數目，濟得甚事；可是在德國，已是腰纏十萬的大富翁了。譬如上等旅館的房金，雖是一千萬馬克，合着美金，其實還不到二毫。我所住的是柏林最大的旅館，一切享受，真的堪與皇子媲美；然而膳食在內，還用不了一個美金一天。至于雇乘汽車，合算起來，和我們平常坐電車也差不多。所以我天天進出，總是坐着汽車的。

「有一次我試乘着德國的地道車，在頭等裏只化了二千馬克，恰合着中國一個大錢。乘客甚是擁擠，一個冒失鬼站在我的面前，無意中把我的腳踩了一下，那光可鑒髮的皮鞋，便給他着了一個泥痕。我捨不得把潔白的手帕去拂拭，就檢了一張十萬馬克的鈔票擦了。擦了以後，就拋在地上，再也不去理會。車中的人，都睜圓了兩眼，向着我望。及至車到了站，我揚長而去。那車中的乘客便互相爭奪起來，

結果車上的驗票員趕上了我，要我把那鈔票收回。我那裏高興把那骯髒的鈔票放入袋裏，就賞了他，他脫着帽鞠躬如也的謝了又謝。」

衆人聽到這裏，不由的都笑了起來。益達道：「那婦女的代價呢？」葛華笑道：「那到不能拘定，一則早晚市價不同，二則婦女的嫵妍各別。但是有代價的婦女，我們的財力決沒有不勝任的。若在英國，就爲難了。」

李愛白道：「好在歐洲的婦女，都是有代價的，只要自己的錢袋充裕，還有達不到目的的呢。」人申笑道：「廣生原是研究婦女的專家，這次在德國，當然有甚多經驗，說些出來也好長一長我們的見識。」

葛華笑道：「我在德國住了三個星期，有過關係的婦女，共有二

十一個。換一句話來說：每晚一個便了。有時並不是我要真個消魂，不過客中無聊，覺着陪着玩玩，也是消遣的一法。好在她們的代價，在我的眼光看起來，卻是惠而不費的。」

唐卿說道：「這樣說來，我們到要遷地爲良了。」益達道：「留學生近來都有離法赴德的趨勢，如柳萬光周文藻趙秋生傅昌浩一般人，都已聯袂而去。就是這個理由。將來如果有人做起留學史來，那一章便可稱爲留學界的唯物史了。」

益達道：「本來我們雖在繁華的巴黎，生活都甚是枯澀，唐卿遷地爲良的話，我絕對的表同情。」愛白笑道：「胡博士也有閒情逸致嗎？」人中道：「他那裏來的閒情逸致，他原要到德國去的。大約巴黎圖書館裏的書，都給他念完了，故紙堆中，尋不出新鮮的生活，便

不得不光降到柏林的圖書館裏埋頭去做茄門鱸魚。其實他只要有了一個圖書館，他的生活，就非常的豐富了。」

名達拍了拍人中的臂膊道：「知我者，人中也。其實我想到德國去，還有別的目的。當代法學大家司丹末拉和哲學大家倭鏗，都是我渴望要見的人。既已到了歐洲，那肯失之交臂。好在我的卡尼治報告書已經做畢寄去，你們要走，我就可走的。」

人巾道：「我恐怕還不能就去，因為林玉嘯還未十分復原。」名達笑道：「恐怕不是爲着林玉嘯吧？」頓了頓又道：「今天我見着英兒和一個男子並肩攜手在街上行走，有說有笑，十分親熱。我原想招呼她的，不道擁擠的當兒，一瞇兒就不見了。」人巾冷冷的道：「真的嗎？你那裏遇見的？我到久遠不見她了。大約她已移愛到別人身上

去了。」說着笑了笑。名達明曉得人中是強笑着，表面上似乎漠然無動，其實心裏已是五中如焚，也着實可憐着他。

葛華又道：「你們可認識余芷青夫婦嗎？他們倆現在都在德國咧。」名達道：「我們原都認識的，不是他們正進行着離婚嗎？」葛華道：「是的，我和他們還是在英國相認識的。離婚的事，已蘊釀了很久，最近纔在德國簽了字。」唐卿道：「不曉得條件又是怎樣？」葛華道：「那到不甚詳細，聞說那事由一個姓金的和一個姓張的兩手包辦的。內中有一個條件，是離婚之後，夫婦倆以兄妹相稱呼，這不是太滑稽了嗎？」人笑道：「這倒是舊禮教與新文化調和的優點。他們舊也舊得不澈底，新也新得不澈底，于是由夫婦而進為兄妹，那就是文學家所謂維繫了。」

那時已是將近十一點鐘，名達打了個呵欠道，「我們散了罷！」人中笑問葛華可要研究一研究巴黎的婦女。葛華也笑道：「今天乏了，明天開始工作罷！」

益達見各人都已站了起來，悄悄的推了人中一下道：「請你候會兒，我還有句話和你說咧。」人中點點頭。

唐卿道：「明天是巴黎的卡尼佛勝會，今年所選的花后，就在明天遊行。我們就要離開巴黎，對於這種勝會，可要去觀光？」衆人都道：「甚好，明天下午，就在這裏取齊同到大劇場面前去瞧瞧罷！」

說定了，唐卿名達葛華先行散去，李愛白還不是歸家的時候，益達因要和人中說話，都留住了。人中問是甚事，益達道：「東婉的事，不是你答應着我去調停的嗎？」人中道：「這幾天，了別事，就

忘懷了。現在你既存心到德國去，自無調停的必要，所謂以不了了之。今晚你回去先和她說明，如果有甚麼爲難之處，我再來替你設法就是了。」益達想了想道：「就是這樣罷！」說着二人就別了愛白各自回去。

人中回到寓裏，想起名達的話，不覺低個欲絕。猶疑名達看錯了人，或是打着謊。祇就那天臨別的情形看起來，英兒決不致忘情負義若是之速。但是這許多天青鳥音沉，究竟無以自解。一時思緒紛繁，恨不得拔着了英兒，當面對質一番，纔得祛除胸中之惑。

第二天早晨，忽然亞西卿偕着阿梅來了。人中含笑讓坐。亞卿瞧了燕人中道：「你昨晚失着眠嗎？」人中道：「這幾天心緒不佳，沒有來瞞你們，你們一向可好？」亞卿和阿梅笑着謝了。亞卿道：「我

們已準備着回國去了。」人中道：「回國原也甚好，可是怎的這般迅速？」

亞卿歎道：「還不是爲着經濟的壓迫嗎！我們的生活原靠着一枝筆的收入，不知道是我的時運不濟呢，還是才盡江郎呢，所有的稿子，一些也沒有受主，短篇文字又賣不到幾多的錢！從前在德國獲得的稿費，已將漸次用罄。來日方長，心裏就不得不着急，而且她：」

說到這裏，望了望阿梅微笑道：「她正懷着身孕，再遲了些，舟車勞頓，究有許多不便。若是分了娩以後，再作歸計，生活又沒有把握。所以我們倆商量的結果，只得毅然決然的向可愛的巴黎告別。」

人中喜道：「原來這樣，那就可也了。」說着望着阿梅一笑。阿梅不好意思，紅了臉低下頭去。人中接着道：「你們到了中國，生活

有把握沒有？」亞卿道：「我也慮到這層，所以早已寫信到中國去請朋一般友們替我們找幾處教員位置，阿梅也要嘗一嘗冷板凳的生活呢！」

人中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是一樂。可是以教員所獲得而維持生活，那也艱苦極了。現在你們已買定了船票沒有？」亞卿囁囁道：「幸喜阿梅理財有方，暗地裏替我儲蓄幾個錢，大約足夠買二張三等票了。」人中道：「你如沒有錢使，我替你設法就是了，旅途中到不可過于儉約的。」亞卿道：「我們想今天去定船位呢。」人中道：「那我們全去就是了。」

說着就相將來到法國郵船公司。齊巧五天以後，有只開往東方的郵船從馬賽啟碇，人中就替亞卿阿梅定了兩個二等艙位，簽了支票，又回頭向亞卿道：「你的現款，足敷途中應用了嗎？」阿梅代答道：

「我們還有七十餘鎊現款，大約足夠了吧？」人中道：「那就很好。」

亞卿謝了人中的盛意，人中笑道：「我們還說謝嗎，些微數目，你有錢的時候還我便了。」這時忽想起玉嘯來，便道：「玉嘯正要回國，和你們同去，便互有照應，停會與我去問他能否于五日內成行。」亞卿喜道：「那更好了。」

人中又道：「現在我就替你們倆餞行，我們到萬花樓去罷！」亞卿知是辭不了的，也就答應。席間人中問阿梅道：「你到中國去有什麼感想沒有？」阿梅微微地笑道：「我只覺着快樂咧！我原曉得物質上的享受，東方比不上西方；可是物質上的享受，怎敵得精神上的愉快呢。我隨着亞卿，地獄也是天堂了，何況中國原是我心目中的天堂呢。」

人中點頭贊歎一番，向着亞卿道：「我們留學界裏，只有你有着成績，別的都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真是作孽咧！」亞卿道：「他們不能和我們一概而論，他們那裏配談愛情，胡調而已。其實留學生也胡調的太過分了，他們到了法國，惟一的目的便是玩，只把求學做着幌子。這幾年以來，奇奇怪怪的事，我們耳聞目擊，也不少了。細想起來，留學界的人物，實足令人齒冷！」

人中歎道：「一般留學生在中國誰不奉若天人呢！凡是留學生回國了，到埠的時候，便有許多人來迎送；在報紙上更吹得天花亂墜，說他是某種科學的大家，于某某一項，更有心得；在外國的時候，曾受某某教授帶眼，該國人士頗震其名；他的論文某某題目，實是不朽之作；此次回國，對於社會，必有一番貢獻云云。同時還要把他的照

片，登在報上，好教萬流景仰。接着就是某大學請他演講，某會某社請他談話。他雖不學無術，而在外國所學得的皮毛，儘夠法螺的資料。中國人震于留學生的大名，那裏敢反駁一句。第二天的報上，更有一番盛況的記載。至于演講的材料，却把詞長從略四字來包括一切。這大約是新聞記者闕疑的史筆了。」

亞卿聽到這裏，不由得好笑。人中也忍不住笑了，接着說道：

「其實並不是我挖苦之詞，留學生回國，都是這個公例公式，我們到過外國的人，看了這種記載，便要冷汗淋漓！因為那受國人崇拜的留學生，就是我們所謂胡調健將。他的學問，除了醋酒婦人以外，那裏還有別的，就是說得幾句英德法日普通應酬話，無非是具着四肢的鸚鵡罷了。」

亞卿笑道：「你也不要說得留學生太無容身之地，你自己也是個留學生咧。他們胡調也有胡調的好處。中國不是有個善排菜單的外交家嗎？外交家而以善排菜單出名，那外交的本領，便可想而知的了，何況善排菜單，安知不是博得外交官的資格呢！」

人中笑道：「那就無怪一般無一藝之長的留學生，回國以後，得不到優美差缺；便要怨聲載道了。」阿梅道：「許多留學生，我也看不過去。其實其中也甚多敦品志學的人，未能一概抹煞。將來的中國，正要賴着你們一般新人物去整頓一番呢！」

人中道：「我們自問雖不是十分不肖，可是對於留學生的天職，都虧負了許多，不說亞卿，我自己于留學生頭銜，真是芒刺在背呢！」亞卿笑道：「好了好了，說說又引起牢騷來了，我們還有別的

勾當，就此走罷。」

人中別開，就到玉嘯的醫院裏。玉嘯已完全復原，正躺着看書解悶，見了人中，就抱怨着道：「我天天等你的信，你却來也不來！這幾天裏究竟有沒有到中國去的船？」人中就把亞卿和阿梅就將動身說了，又問玉嘯五天以內能否成行。玉嘯道：「什麼不能。我的行李，都已準備好了的，祇要到警署裏去領張出境護照就是了。」人中道：「那就甚好，我和你全去，把船票和護照辦妥了罷。」各事辦畢，玉嘯覺着疲乏，先回到醫院裏去了。

人中這纔向約定的咖啡館而來，見葛華童益達李愛白胡名達高唐卿都先在了。人中向各人招呼了，用了些茶，由胡名達給了錢，相將走到大劇場面前。見瞧熱鬧的已是人山人海。益達拉了唐卿只揀着婦

人叢裏攢，不時的把鼻子嗅着，揩些粉澤衣香的油。

不一會，卡尼佛會就由孟德蘭街那面來了。先是一輛巨大的備貨汽車，四圍繫着柏葉和鮮花，上面坐着一隊化裝的軍樂隊，奏着法國的國歌。營中站了個扮着自由神的少女，握着法國的三色旗。臨風招颺，緩緩地過去。兩旁看的男子，都脫了帽歡呼：「維拉法朗司！」接着便是一羣羣化裝迎賽的人，也有扮着鬼臉的，也有裝做黑人的，也有高唱的，也有狂舞的，窮形極相，在在引人發笑。葛華看着，笑向人巾道：「那同我們中國迎神賽會，有什麼分別呢？」人巾道：「且慢議論着，美女來了。」

葛華果見一輛輛的汽車噲接着過去，每輛汽車都紮得花葉繽紛，鮮豔奪目，上面都站着一個妙齡的少女，向着兩旁的觀眾微笑着點頭。

。末了便是一輛紮成船形的大汽車，上面站着三個女郎，站在兩旁的像是侍女模樣。居中帶着花冠，就是花后了。

那花后含笑流盼地伸着兩只玉臂，望觀衆招搖，不時的以手按口，把飛吻拋向觀衆。觀衆便熱烈地喊着「佩蕊佩蕊」接着把預備下的紅綠紙屑，飛拋上去。

花后過去，觀衆便像潮水般起了一陣激盪。一時人聲鼎沸，秩序大亂，饒是警察騎着馬分頭彈壓，也是無濟于事。路上的汽車，好似輪船拋着錨般沒有移動的可能。益達和唐卿已擠得不知去向。人中葛華名達愛白身不由己的擁做一堆，隨着觀衆推盪。葛華道：「這種迎賽，究竟是什麼用意呢？」

愛白道：「那是法國一年一度的盛典。花后的獲選，和大總統的

獲選一般的榮幸。巴黎原有十八區，每區都有花后的選手。最後經過委員會的評定，便在十八人中選了一個作花后。做了花后，不但名義上得了無上的光榮，就是實際上也獲了鉅大的酬報。據說今年花后的酬金，是一萬法郎。現在他們把花后迎到市政廳裏，巴黎的市長，還要向花后道喜呢！」

正說着，名達推了推人中道：「你瞧那邊不是英兒和一個男子說笑着嗎？」人中望去，果見對面街上一個英兒模樣的女郎，挽着男子的手臂，擠在人叢中進行。人中看那女郎的身材，委實和英兒彷彿。衣飾甚是奇麗，却和平昔所見的迥然不同。面龐兒因有帽子壓着，自己又戴着近視，看不清楚，凝神細瞧，似乎十分相似。再看那同行的男子，衣服甚是漂亮，身材也甚偉大，好似美國人態度。人中心裏十

分酸楚，却不敢流露出來。

名達道：「看去英兒又勾上別的男子了。」人巾道：「認她呢。」頓了頓又道：「究竟是不是英兒，我還不能十分確定。」名達道：「還說不能十分確定咧！不信，我且去招呼她一下。」說着便在人叢中亂擠，可是擠得額汗如雨，依舊擠不出去，前後左右的人，受了擠軋，到紛紛咒罵起來了。

名達知是在這樣環境之中，決不能和英兒直接招呼了，便放大了喉嚨，大叫了幾聲英兒。擁擠的觀衆，都回過臉來。名達瞧。名達見那女郎也閒聲移視過來，目光所注，就即低下頭去，一會兒又向那全行的男子說笑，像是評論着自己似的。便向着人巾道：「還認不是英兒嗎？如果不是英兒，我的兩只眼睛，就給你挖了去。」愛白也說

是的。

人中原也瞧見那女郎注目情形，心裏就也斷定是英兒的了，便歎口氣道：「英兒也罷，不是英兒也罷，我們走我們的罷！」又擁擠了許多時候，形勢纔和緩了些，各人都已擠得一身臭汗。

經過一個咖啡館門前，葛華提議道：「我們進去歇一歇罷。」衆人道：「也好。」走入裏面，不道唐卿和益達也在着。相將坐定，人中心苦笑着道：「我明天就到德國去，你們可有人全去嗎？」益達道：「你說着玩嗎？」名達代答道：「他到不是說着玩話，我本天天備着到德國去，要走就走，今天動身也好。」葛華道：「你們去了，我也只好回到英國去了。」唐卿道：「本來遷地爲良的話，我們早已議決了，現在人中要走了，我們當然一致行動。但是人中忽地裏就要動身，

可有別的原因嗎？」

葛華笑了笑道：「大約在偌大的巴黎，沒有人使他勾留罷了！」

人中微喟着像要流下淚來。愛白道：「你們都去了，我一個人留着怪冷寂的，你們也太忍心了！」益達道：「那你爲什麼不和我們全去呢？」愛白道：「我是老死巴黎的了，不但柏林不願去，就是中國也不想歸咧！」名達笑道：「莫非偌大的巴黎，有使你勾留的所在嗎？」愛白笑了笑，並不答言。

人巾道：「如果你們都可于明天早車動身，我們就全去領出境護照買車票可好？」益達道：「你門把錢交給我，我替你們去包辦就是了。」唐卿道：「那就更好。」名達道：「還是益達替我們執付了罷，在車上還怕我們不交還嗎？」益達也就答應。

人中先站起來道：「我要整理行裝，先走了。這次葛華到來，不會好好招待他，甚是抱歉。今晚愛白陪他去玩玩罷！」葛華道：「那不要緊，英法只有一衣帶水之隔，來去甚是便當，下次玩個暢快罷！」頓了頓又道：「我也想明早就走，免得來送你們的行。」名達笑道：「這樣說來，我們明早到有不得不先來送行之勢了。」葛華也笑道：「那不敢當，兩不容氣罷！」

人中正欲付賬，愛白笑道：「今天的賬，由我會罷，一杯咖啡就替你們餞了行如何？」說得衆人也笑了。

益達跟着人中站起道：「我和人中全走罷！」說着又向各人約定明早相見的話。二人走到門外。益達道：「明天動身，正中下懷，遲了恐又給東妮廝纏住了。」人中道：「你向她已說明了嗎？」益達點

點頭道：「她昨晚哭得甚是厲害呢！起先她抵死不肯讓我走，說是我若走了，她便去死。我原曉得婦人家的死，只是口頭禪，不過不得不敷衍她。最後我答應她一個月以後再回巴黎，她這纔要求着我讓她仍住在旅館裏守候着我。這個條件，看去似乎是她的美意，其實她藉此可以開我要一個月的生活費。我明知其故，也只得做了個明白瘋生。」人巾道：「那就很好。」

說着，益達別去，替衆人領護照買車票。人巾回至寓裏，說不出
的憤懣。便寫了封信給英兒道：「這恐怕是報應吧？從前我從大襟身
上把你奪了來，現在人家又從我的身上把你奪了去。你們婦人家原可
轉移的，我又何必深責。可是對於我自己，覺得負人負己，實是抱憾
無窮。現在我已覺悟了，我已懺悔了，明早就要離開巴黎。因為沒有

見你的機會，所以寫信通知你一聲，好使你放胆地去愛你的新歡。」寫完了，便叫侍女到郵局裏掛號寄出，同時向房東說明搬去的話，又打電話通知了孟亞卿和林玉嘯。亞卿不知人中爲了甚麼緣故，就和阿梅過來。人中含糊地說個別的原因，亞卿也不深問。

人中強笑着道：「想不到我却先你們離開巴黎，此別恐怕要在國內再會了。」亞卿道：「明天我們還來送你動身咧。」人中辭謝着道：「明天的車很早，不消送行了，我們還鬧些浮文怎的。」亞卿想了想，也就答應，只說了些前途珍重和早些回國的話。

阿梅問人中的行李整理了沒有，人中搖着頭。阿梅道：「可要我来幫你？」亞卿也道：「阿梅幫着甚好。」人中也就不客氣，由着阿梅料理，自己反和亞卿吸着香煙閒談。

一會兒玉嘯來了，問起突然赴德的緣故，人中也含糊地答了。玉嘯已瞧料了八九分，却不明說。人中也道：「你的汽車，我替你寄存在汽車行裏，你動身的時候，憑着寄存收條去領回便了。」說着，就把寄存證遞給玉嘯。玉嘯收了，頗覺黯然銷魂，說起明天送行的話，人中也辭了。

第二天侵晨，人中和房東辭了行，就把行李送到車站。待到九點左右，名達和唐卿絡繹地來了。人中也問道：「媽鳳呢？難道臨別的當兒，還綠慳一面嗎？」名達道：「那是我辭去的，本來她沒有送行的必要。」接着益達和東妮也同來了。人中也見東妮哭得和帶兩梨花一般，心裏不禁歎道：「想不到英兒還不如東妮尚有戀戀之情，我白認識他了！」其實英兒受着委屈，人中也那裏夢想得到。

原來英兒自給她的母親迫着回去，他的父親甚是震怒，把英兒監禁在一個小房間裏，不准出來。英兒寫了信，沒由遞到郵局裏去。人中寫的信，也給他的父母藏沒了。饒是英兒天天嚷着，她的父母始終不肯放鬆，所以英兒始終不曾越着雷池一步。

卡尼佛會那天，人中們在大劇場面前所遇到的，何曾是英兒，不過是個類似英兒模樣的女郎罷了。名達就恐人中留戀着不走，于他的前途大有妨礙，便指鹿爲馬，好教人中灰心。李愛白還道名達鬧玩，便故意的證明了一句。人中看不清楚，迷迷糊糊地便信以爲真，負氣地寫了譏刺的信，掛號寄去。她的父母拆閱了，甚是喜悅，以爲人中既已表示了決絕態度，英兒當然不致再執迷不悟，便得意洋洋地把那封信給英兒瞧了。

英兒莫名其妙，曉得其中必有黑幕，嚷着要當晚去面質人中，鐵的父母攔住了不放。鬧了一晚。第二天早上，英兒便躍窗圖盡，她的母親着了慌，這纔陪全來至人中寓裏，不道人中已到車站去了。英兒又追着她母親趕去，那時旅客們都已上了車，月台上站滿了送行的人。人中正伸着頭望那月台上的東妮和在窗口的益達，擁吻着絮絮話別，那火車已輾轉地鼓盪着。一時白巾齊揮，淚眼相向，人中也覺黯然！忽見人叢中一個女郎飛奔而來，攀住了火車號陶大哭，人中見了，不禁嚷出英兒兩個字來。

站上的職員，恐有危險，把英兒拉了開去。英兒驟着腳望人中指着自己的胸口，意思是要人中知道自己的心。何消一分鐘，那無情的火車，已是漸行漸遠。英兒望不見了車影，纔一頭撞在她的母親懷裏

，再也抬不起來。齊巧李愛白趕來送行，見車已開去，月台上的人，多已走完，只剩下英兒擁着她的母親哭嚷着。心裏稱奇不置。

作者執筆至此：覺得偌大巴黎，續紛人物，只剩了李愛白一個人，天天在咖啡館裏消磨歲月，大有春意闌珊落英續紛的景象，便把海外續紛錄向讀者告了一個段落。

第十四回

八卷

186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陳 辟 邪 先 生
 校者 浪 漫 博 士
 出處 雲 關 書 公 司

特約經售處

南	桂	安	貴	保	成	重	廣	青	濟	長	南	新
京	林	慶	陽	鄒	慶	州	島	南	沙	京	嘉	坡
北	嶺	中	振	羣	魯	唯	共	中	中	民	天	南
新	南	華	亞	玉	益	一	和	華	山	治	一	強
書	書	書	書	山	協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局	局	局	局	房	社	局	局	局	店	局	局	局

海外繽紛錄正集

平裝八冊定價大洋四元
 精裝二冊定價大洋四元八角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售處 各省大書坊
 卿雲圖書公司

明儒王鳳洲先生原著

穆安素大律師代表發行

古本金瓶梅

誰說是天下第一淫書 為古人鳴不白之冤

金瓶梅為四大奇書之一情節離奇文筆微妙寫兒女愛情處勝西廂紅樓寫英雄俠處勝水滸三國寫社會黑暗情慾瑣屑則古今無其比曲折離奇纏綿婉轉讀之及處俗不傷雅實古今說部第一巨著後經好事者為之塗改畫蛇添足於是但鄙穢褻不堪卒讀世遂目為天下第一淫書向以公同好全書凡一百回百餘萬言描寫人情世故下自市門慶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等閨闈瑣屑以至朝野黑幕時代背景纖層無遺而全文脈絡貫串一氣呼成無半絲缺漏尤為紅樓水滸所不及洵古今社會小說之巨擘也

本書著者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明一代大儒也時當權姦嚴嵩當道朝政紊亂民不聊生嵩子東樓尤貪淫無度當時姦欲熏天士夫箝口世貞痛之既著網鑑明歷代治亂興亡之迹以諷當世之士大夫復托小說家言以西門慶影射嚴東樓揭其種種貪淫罪過口誅心伐深寓褒貶以警醒當世中下社會其用意深切著明則俗本金瓶梅為後世偽託自不可不言而喻矣

平裝四厚冊 定價大洋二元八角
皮面一巨冊 定價大洋五元

實售七折 郵費二角一分

